



中日歲時食赤豆粥習俗之傳播與影響*

周安邦

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摘要

食赤豆粥能成為飲食文化傳播的產物，絕非一夕而成，其背後有著龐大的神話信仰、文化認同及歲時風俗之內涵。一般對於食粥活動之研究，或以醫食同源為範疇，討論粥品對應於病症上之價值，強調粥方在食療上之功能；或以飲食綜論為題，將粥品研究涵蓋於諸多飲食項目之一，把粥概括在飲食系統中處理，難能成為歷時與共時性之研究，無以窺及全貌。本文主要以以方志、歲時記建構的史學實證詮釋觀為依據，詳細收羅考校中、日之相關著作，並配合考證校讎、飲食、通俗文學、神話信仰、史學等跨領域之研究，緊扣於飲食文化之探源及跨域傳播與融合處發揮，藉由「赤豆粥」的載體，對食赤豆粥的歲時習俗提出系統性詮釋，除能忠實呈現食赤豆粥活動真實的發源與傳播概況外，亦可清楚的釐析中、日在此一文化上的發展與承繼軌跡，呈現中國在東亞飲食文化中所佔的地位與價值，為飲食文化領域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關鍵字：粥、歲時習俗、飲食文化

* 本文係科技部研究計畫 MOST 107-2410-H-166-002 部分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2019 民俗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2019 年 5 月 4 日。刊登過程經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The Diffusion and Influence of Eating Red Bean Congee at Festivals Custom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Pang Chou*

Abstract

The red bean congee can become the product of dietary culture spread that not overnight. It is the implication of huge mythical beliefs, cultural identity, and festival custom. Generally, the study of eating porridge activities or the category of homology of medicine and food, which discusses the value of congee products in applications to diseases and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of congee in diet therapy. Taking the subject of diet as a whole, the study of congee is included in one of the many dietary items, and the congee is summarized and processed in the diet system. It is difficult to become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study. This articl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hermeneutic. The full collection of the relevant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ry work. The research of 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 such as textual criticism, diet, colloquial literature, mythology, belief and history, etc. The stud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igin of food culture and the cross-doma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Via red bean congee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festival custom of eating red bean congee. In addi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faithfully presenting the true origin and spread of red bean congee, that also clear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 presents value and position of China in East Asian food culture, and provides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of dietary culture.

Keyword: Congee, Festival Custom, Dietary Culture



一、前言

歲時節日是融合文化中自然與人文雙重特點的民俗活動，人們透過仰觀天象、俯察地理後所得的自然感知，形成一套對時序代換、陰陽更易的系統性詮解。掌握自然時序之目的並非駕馭天地，而是與大化保持和諧共存之關係，歲時節日即為自然循環中的特殊節點，人們藉由過節來調整其與萬化的生活步調，並透過象徵性的人文活動，提醒自己於週期性的更迭中蛻變、成長，進而促進個人與他者的人際互動，使生活愈加有品質與意義。

飲食實際上是文化外顯的一種象徵，強勢文化會因強大的影響力將弱勢文化涵蓋其中，弱勢文化也會自動在強勢文化中形成涵融現象漸次消失。歲末食赤豆粥這一飲食文化，其實就具有荆楚、吳越在政治與文化發展上的涵融過程。在東亞文明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時期，日本會以人們對於中國事物與飲食的熟悉度拿來作為判斷教養的指標，以及作為區辨其社會聲望高低的方式。在飲食文化上，透過本族特有的飲食展現自己的族群認同，並是和所崇拜的上流團體享用相同的食物，來表現出對該群體的認同。文化位階高者會向文化位階低者輸出文化，反之，文化位階低者會向文化位階高者輸入文化。這種文化現象表現在飲食的族群關係上主要有兩類，其一是透過本族所特有的飲食向自己的族群認同，其二是和所崇拜的上流團體享用相同的食物，來表現出對該群體的認同。於是對中國飲食文化所具有的「高級感」，便與日本的菁英階層結合，促使其成為一種流行風尚在該地區傳播，而本文所擬定的「中日歲時食赤豆粥習俗之傳播與影響」就是極明確的研究指標。

日本，自五世紀始，即不斷透過來自朝鮮半島的歸化人吸收中國科技及漢字；六世紀，正式接受儒教、佛教。到了七世紀，聖德太子派出大量的遣隋使，進一步吸收



中國律令制度。七至九世紀盛行之遣使活動，更使隋唐文化成為日本上層文化的基礎，並發展出以漢字標讀之日語——萬葉假名。此後遣唐使活動停止，但其交流仍未曾斷絕。即便十五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又稱南蠻）抵日，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中國文化仍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基礎。在歷史上，日本深受中國及中華文化（或漢文化）影響，並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稱之為「漢文」）作為書寫的語言，在國家制度、政治思想並發展出相似的文化和價值觀。

傳統的日本文化，一直遵循著中國夏曆及其歲時祭享之俗。中國的曆法，因從夏朝開始，故稱之為夏曆。漢人周年作息，隨月令二十四節氣而為生活節奏。自《周書》「周月」、「時則訓」所見，年分四季，再分十二個月及二十四節氣，歲時曆法則見於《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管子·幼宮》、《淮南子·時則訓》等記載。《禮記·月令》既反映了其編定成書以前有關的歲時民俗，也是成書以後的歲時民俗的直接源頭。歲時習俗就脫胎於月令文化以及與月令有關的文獻，與四時相對應，每時都有一班帝神，與時月、天氣的變化相對，每個月各有相應的祭祖規定和禮制。中國的歲時、歲事、月令、時令，在日本被稱為「年中行事」或者「名節」，在「年中行事」中多引用中國古典，仿漢故事，可見出慕華思想之深厚影響。

不同的族群的飲食習慣原本是各異其趣的，但在彼此間卻能呈現出共同點並明白標示其原由，並藉由認知觀點通過生活實踐表達在歲時習俗之中，這就不是個人飲食喜好的問題，而是文化的認同與承繼關聯。特別是在歲時習俗的飲食規範中，能具體的描述飲食文化承繼之根由，並明確的道出歲時節慶之文化來源者，即已清晰的表明該文化與母體文化之關聯。日本貝原好古所著的《日本歲時記》曾載錄：「（正月）十五日 今朝小豆粥を煮て餠をまじへてこれを食す，……又《荊楚歲時記》にも、正月十五日豆糜をつくりて、油膏をそのうへにくはへ、門戸をまつると見えたり、



月令にも孟春に戸を祭るといふ事侍れば、是なん據とはすべき。」¹日本的歲時文獻中提到，正月十五日食赤豆粥的習俗源自於中國，甚至連梁朝《荊楚歲時記》的原始出處都清楚的交代出來。《荊楚歲時記》的作者宗懔為 A.D.502-565 時人，《日本歲時記》的成書年代為貞享五年（A.D.1688），以時代考察《荊楚歲時記》的記錄早於《日本歲時記》千年以上，另由「是なん據とはすべき」可推知，日本於上元（正月十五日）食赤豆粥的習俗是源自於中國。由這個例證中可顯見，在飲食文化的傳播過程中，日本歲時飲時風俗即帶有文化學習與認同的傾向。換句話說，藉由飲食文化傳播與交流的探討，可以挖掘出更多文化的認同與承繼關聯，而此正是本文所欲探究之重點。

本文主要以中國歷代方志中之歲時記錄為基礎，歸納出歲時食赤豆粥風俗之來由、發源地域、形式，再配合日本之歲時記錄，探究此一飲食習俗在跨地域傳播中與中國母體文化承繼與融合之關聯，並藉由歲時飲食之改變發展出各自所屬的文化意義及價值。在中國方志之歲時記錄上，本研究以丁世良、趙放主編的《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為核心，篩選歷代方志中有關歲時習俗食赤豆粥之原始資料，以建構研究之立論基礎。其次，收集日本之歲時文獻做類比分析之對象，所使用的日本主要歲時文獻及文集資料多羅列於參考文獻中，此處不在贅述。

二、中國方志中節慶食赤豆粥載錄的情況

在傳統醫食同源的觀念下，粥是食物，同時也是藥物。把粥視為食物時，其社會性較強，所涉及的是口感、味覺、經濟狀況以及不同的風土習慣等條件；將粥納入藥物考量，所涉及的是先民對生命關切的問題。赤豆，學名紅豆（*Vigna angularis*；別名

¹〔日〕貝原好古《日本歲時記》卷之二（日新堂，貞享5〔1688〕年），頁5-7。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839-87，PDF影像資料：<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9004>



小豆、紅小豆、赤豆、赤小豆；英名稱謂 adzuki bean, azuki bean, small redbean) 屬於小豆類，通常小豆類種皮顏色有多種，紅豆為其中之一，因種皮紅色而稱之。²紅豆為一年生草本花科植物，自古以來便是食用種子植物的一種，古名赤小豆。根據《本草綱目》記載，紅豆即赤小豆，赤小豆心之穀也，性下行，具通小腸、利小便、行水、散血、消腫、排膿、清熱、解毒、治瀉痢及腳氣等存在多種功能。³多數學者認為紅豆原產於中國，喜馬拉雅山一帶尚存在野生種或半野生種。紅豆栽培早在《神農本草經》(A.D.200) 及賈思勰《齊民要術》(A.D.502-556) 中已有詳細記載，⁴在中國栽培至少有 2,000 年以上的歷史。由歷代的粥譜之考察中，僅見到〔清〕曹庭棟《老老恆言》卷五〈粥譜〉、⁵〔清〕章穆《調疾飲食辨》⁶及〔清〕黃雲鵠《粥譜》⁷曾提到「赤(小)

² 徐錦泉、陳夷鳳：〈雜糧作物名論 II：油料類及豆類〉，《臺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成立 20 週年紀念專輯》，1994 年，頁 1153-1226。

³ 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第 24 卷：「赤小豆，小而色赤，心之穀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腸，能入陰分，治有形之病。故行津液，利小便，消脹除腫止吐，而治下痢腸，解酒病，除寒熱癰腫，排膿散血，而通乳汁，下胞衣產難，皆病之有形者。久服則降令太過，津血滲泄，所以令人肌瘦身重也。其吹鼻瓜蒂散以辟瘟疫用之，亦取其通氣除濕散熱耳。」見劉山永主編《本草綱目新校注本》(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年)，頁 1016。

⁴ 吳普等述、孫星衍輯《神農本草經》卷二·赤小豆：「赤小豆 主下水，排癰腫膿血。生平澤。《吳普》曰：……赤小豆，神農、黃帝：咸；雷公：甘。九月采(《御覽》)《名醫》曰：生大山。九月采。」收錄於何清湖主編《中華傳世醫典》第 3 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53。賈思勰《齊民要術》除了在小豆第七中記載了穀時栽種的方式外，還提到服食赤小豆辟疫病之法，其云：「《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顆，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驗。』」又曰：「『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顆，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令疫病不相染。』」。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730 冊子部農家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730-21。

⁵ 曹庭棟《粥譜》〈赤小豆粥〉條下云：「《日用舉要》：『消水腫。』」又《綱目》方：「利小便，治腳氣，辟邪厲。」按兼治消渴，止泄痢、腹脹、吐逆。《服食經》云：「冬至日食赤小豆粥，可厭疫鬼。」即辟邪厲之意。」曹庭棟、黃雲鵠《粥譜(二種)》(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 年)，頁 19-20。

⁶ 章穆《調疾飲食辨》〈赤小豆粥〉條下云：「即飯豆，主利小便，消水腫。又治腳氣，用赤小豆多米二、三倍，先煮爛，撈去豆，然後入米煮食。」(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102。

⁷ 黃雲鵠《粥譜》〈赤小豆粥〉條下云：「行水消腫，心病宜之，久服瘦人。」又〈口數粥〉條下云：「十二月廿五日，用赤小豆煮粥，舉家食。見《范石湖集》。」曹庭棟、黃雲鵠《粥譜(二種)》(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 年)，頁 64 及 68-69。



豆粥」，於歷代藥書中也僅有《千金食治》、⁸《本草綱目》、《食療本草》⁹提到「赤（小）豆」，可見得在養生、食療的觀點上，「赤（小）豆粥」並未受到文士菁英階層的重視，倒是在曹庭棟《老老恆言·粥譜》中引用了《服食經》的話提到了冬至食赤豆粥的由來，其云：「赤小豆粥。……《服食經》云：『冬至日食赤小豆粥，可厭疫鬼。』即辟邪厲之意。」¹⁰可知食赤豆粥辟厲鬼的傳說，直到清代還普遍的在民間流行著。然而在養生、食療典籍之外的各地方志，卻大量的記錄著民間歲時食赤豆粥的風俗習慣，上海市附近出現了 9 個地區的方志記錄、江蘇省所屬則出現了 20 個地區的方志記錄，這樣的證據顯示食赤豆粥辟厲鬼的認知普遍的風行於庶民階層的生活中，與菁英階層之認知與影響有極大的差距。

首先，在筆者收集資料過程中發現，歷代的粥品雖都與食療有關，但對於赤豆粥這一項卻著墨甚少，然於方志的歲時記錄中卻可見其大量出現，可見得赤豆粥並非專用於食療、養生之功能。其次，就食赤豆粥的歲時信仰考察，卻發現其與中國古代歲末灶神信仰、冬至掃除辟厲鬼除瘟疫、共工氏之子死的傳說及傳統儺文化相關，¹¹甚

⁸ 孫思邈《千金食治》·穀米第四云：「赤小豆：味甘、鹹、平、冷、無毒。下水腫，排膿血。一名赤豆。不可久服，令人枯燥。」（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5 年），頁 62。

⁹ 孟詵《食療本草》〈赤小豆粥〉條下云：「和鯉魚爛煮食之，甚治腳氣及大腹水腫。別有諸台，具在魚條中。散氣，去關節煩熱。令人心孔開，止小便數。綠、赤者并可食。暴痢後，氣滿不能食。煮一頓服之即愈。止痢。煮赤小豆，取十，停冷，洗，不過三、四次即癒。」（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2 年），頁 153。

¹⁰ [清]曹庭棟：《老老恆言》卷五〈粥譜·中品二十七·赤小豆粥〉（赤峰：內蒙古科技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222。

¹¹ 中國儺祭的歷史，可上溯至商代，及至西元前 12 世紀的周代，「儺」已成為國家的驅鬼逐疫儀式。「儺」原指見鬼受驚嚇時發出的聲音，後指驅逐疫鬼時方相氏口中發出的「nuonuo」之聲。每當歲末之際，皇宮即須舉行擊鼓驅逐疫厲之鬼的「大儺」儀式，稱之為「逐除」。《周禮·夏官》中曾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儺），以索室驅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魍魎）。」此中之「儺」就是「儺」的本字。在《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即曾引《漢舊儀》云：「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弓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撒）之，此中之「赤丸」指的即是赤小豆。參照上述的兩條資料可知，在歲末方相氏主持的驅儺儀式中，播灑赤小豆是為驅逐疫厲之鬼的極重要步驟之一。至於端硯、共工與赤豆即驅逐疫厲之實際關聯，下文



至傳播到日本後還發展出黃帝斬蚩尤、暴惡的高辛氏之女、蠶神信仰等說法，療飢、節費及養生、食療的需求就完全不見於此系統之中。但是什麼原因會造成飲食習慣能長期融入庶民生活中？一項飲食文化與歲時風俗的發展絕非偶然，其背後必有相當的文化因素所致，為了解決這樣的疑問，筆者擬由傳統的方志著手。

筆者由歷代方志的資料中發現，食赤豆粥的地區記錄計有 31 項，分別是：上海市（9 項），江蘇省（20 項）（包括江蘇地區 10，鎮江市 1，杭州市 2，湖州市 2 次，寧波地區 1，金華市 1，衢州市 3），湖南省（2）。茲表錄於下：

表一、中國方志載錄食赤豆粥之情況

	地區	方志出處	版本	原文	日期
1	上海市	松江府志	清·嘉慶 22 年刻本	十二月 朔日，儺於街市，飾為鬼神，揭竹枝，鳴鑼躍舞，至二十四日止（丐者為之）。……二十五日，舉家食赤豆粥，云辟瘟，出外者亦留以與之，名「口數粥」，兼餉親里之持喪者。（宋范成大《口數粥行》：「家家臘月二十五，浙米如珠和豆煮。大杓鯨鯢分口數，疫鬼聞香走無處。」）	12/25
2	上海市	上海縣志	清乾隆 49 年刻本	十二月 二十五日掃屋塵，日（曰）「除殘」，又日（曰）諸佛下降。舉家食赤豆粥，云辟瘟，丐者儺于街市。	12/25
3	上海市	上海縣志	清同治 10 年刻本	十二月 二十五日，俗謂諸佛下降，掃屋塵，日「除殘」。舉家食赤豆粥，云辟瘟（出外者亦留與之，名「口數粥」）。丐者儺于市。	12/25
4	上海市	華亭縣志	清光緒 5 年刻本	十二月 明日（25 日）舉家時赤豆粥，云辟瘟，出外者亦留與，名「口數粥」，	12/25

有詳實論述，此處不再贅言。



				及餉親里之持喪者。丐者飾鬼神攤于街市。	
5	上海市	青浦縣志	清乾隆 53 年刻本	十二月 朔日，攤于市，至二十四日止。……二十五日，舉家食赤豆粥，云辟瘟。是月，鑿米做歲計，曰「冬春」。	12/25
6	上海市	青浦縣志	清光緒 5 年尊經閣刻本	十二月 二十五日，舉家食赤豆粥，云辟瘟。是月，鑿米入薰囤，曰「冬春」。	12/25
7	上海市	嘉定縣志	明萬曆 33 年刻本	十二月 是月始攤，又有敲金瓶之祝，皆以逐疫鬼。……明日（25 日）食赤豆粥。	12/25
8	上海市	寶山縣志	清光緒 8 年學海書院刻本	十二月 明日（25 日）食赤豆粥。	12/25
9	上海市	月浦志	1962 年鉛印，上海史料叢編	五月 “芒種”……“夏至日”，以蚕豆、赤豆及小麥和米煮粥，謂之“夏至粥”，亦曰“夏健”。（夏至食粥）	夏至日
10	江蘇省	姑蘇志	明嘉靖間刻本	二十四日 “祀土”之明日（25 日），用赤豆雜米為粥以辟瘟，家之大小皆遍餐，家人或出外者亦覆貯待之，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觀攤。各燃火爐於門外，焰高者喜，古謂之“糝盆”。田間燃長炬，名“照田蠶”。	12/25
11	江蘇省	吳縣志	民國 3 年烏程張鈞衡影宋刻本	十二月 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舉家大小無不及，下至婢僕、貓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貯其分，名曰“口數粥”。是夕爆竹及攤，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	12/25
12	江蘇省	元和唯亭志	清 道光 23 年刻本	“上元”張燈，食油碓、粉團子，作白膏粥。……十二月 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闔家同食，云能辟瘟氣，名“口數粥”。	12/25
13	江蘇省	昆山郡志	清 宣統	十二月 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下至婢	12/25



			元年太倉繆氏，漣刻太倉莒志五種本	僕、貓犬皆有之，有出外者亦分及，名“口數粥”。是日爆竹驅儼，田家燃炬，名“照田蠶”。	
14	江蘇省	昆新兩縣續修合志	清光緒6年刻本	十二月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下至婢僕、貓犬皆有之，有出外者亦分及，名“口數粥”。是日爆竹驅儼，田家燃炬，名“照田蠶”。	12/25
15	江蘇省	太倉州志	清康熙17年補刻本	十二月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遍食家人，家人有外出者必分遺之，曰“口數粥”。	12/25
16	江蘇省	太倉州志	民國8年刻本	五月“夏至日”，食“夏至粥”。(以小麥、蠶豆、赤豆、紅棗和米煮粥，互相饋遺。)	夏至日
17	江蘇省	璜涇志略	不詳抄本	五月“夏至”，和蠶豆、麥煮粥，名“夏至粥”，弗注(症)夏疾。……十二月二十四日，拂屋塵，乞兒涂面，執竹枝儼于門，名“跳(平聲)灶王”。……家食赤豆飯，云辟瘟，亦名“鐵屑飯”。……食赤豆飯辟瘟者，以疫鬼畏赤小豆也。疫鬼，謂共工氏不才子以“冬至日”死，故是日亦作赤豆飯饗之。見《歲時記》。	夏至日、 12/24
18	江蘇省	常熟縣志	明崇禎12年纂抄本	十二月二十五日，食赤豆粥。田塍縱火，名“照田蠶”。先是乞人偶男婦涂脂持竿望門行乞，大率寓逐疫之意，不知其所始也。	12/25
19	江蘇省	吳江志	明弘治元年刻本	十二月二十五日，謂玉皇下降，家悉點燭，不敢茹葷。作赤豆粥，云辟瘟，家人有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其分，下至襁褓小兒及僮僕輩皆有之，名曰“口數粥”。今亦有以粉餅代粥者。是日，爆竹及儼，燃薪于門，謂之“相暖熱”。村落	12/25



				間，縛火炬于長竿之杪，爛然遍野，謂之“照田蠶”，以期絲谷。	
20	江蘇省	至順鎮江志	民國 12 年如皋冒氏刻本	十二月二十四夜，“灶祀”（范至能《村田樂府叙》：臘月二十四夜“祀灶”，其說謂灶神翌日晨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飡豆粥，（范至能《村田樂府叙》：是日煮赤豆作糜，暮夜合家同飡，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云能辭瘟氣。按，《荊楚歲時記》：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蓋本于此。然用于是夜，莫詳所始。）	12/24
21	浙江省	杭州府志	民國 11 年鉛印本	自“元旦”至三日，皆用赤豆飯，並以供神，謂之“隔年飯”云。（《圖書集成》、《風俗考》）……“人日”（初七），七為人，八為谷。古人“正旦”畫雞于門，“人日”貼人于帳。“正旦”畫雞，謹始也；“人日”貼人，重人也。餐七種菜羹，剪彩鏤金為人貼屏風。杭俗今無此舉，惟學士之家詩箋投贈，或云漢帝承華之會，或云宋玉望仙之登，往往以此為題。（《圖書集成》、《風俗考》）……“立秋日”，都人飲秋水、赤小豆，（《乾亨歲時記》）行都滿街……按，今無此俗，惟以井花水吞赤小豆七粒，云可辟疫，猶沿宋時遺風。……十一月“冬至日”，謂之“亞歲”，各以牲果祀神享先。煮赤豆飯，蒸新米糕，爇栗炭于圍爐。二十四日，是日，市井迎攤，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乾亨歲時記》）丐者涂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攤，索乞財物。（《西湖游覽志余》）二十五日，士庶家煮赤豆粥	12/25、除夕（有 2 條）



				祀食神，名曰“人口粥”。有貓狗者亦與焉。《夢梁錄》……“除夕”是夕，家庭舉宴，長幼咸集，燃燈【床】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貓犬亦食之。	
22	浙江省	湖州府志	清 乾隆4年刻本	七月 “立秋日”，以井水吞赤小豆七粒，謂可免虐痢之疾。……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掃屋塵，食赤豆粥，丐者攤于市，《歸安唐志》俗呼“跳灶王”。（《烏青文獻》）	12/24
23	浙江省	湖州府志	清 同治12年愛山書院刻本	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日送灶，掃屋塵，食赤豆粥，丐者攤于市。（《歸安唐志》）	12/24
24	浙江省	象山縣志	民國 16年寧波天勝印刷公司鉛印本	四月 “立夏日” 權人輕重以卜一歲旺邁，並驅疾癘。造赤豆飯以逐疫，兼食筍肴，不切斷，謂能健步，曰“掌腳骨”。……十一月 “冬至日” 造赤豆糜浮丸子荐先，親戚互相饋遺，以祝團圓之意。兒童謂吃丸子即添一歲。是日丐頭帶（戴）鍾馗巾，紅須持劍，至街上驅鬼逐疫，向各鋪斂錢，俗謂“跳灶王”，即古攤禮，又曰“打野狐”。（《樵歌》注）	冬至
25	浙江省	永康縣志	清 康熙37年刻本	十二月二十五日，謂之“年頭”。禁是日不出財。以赤豆和米煮粥，曰“蠶花粥”，云食之利養蠶。	12/25
26	浙江省	西安縣志	清 嘉慶16年刻本	十二月 “臘日”煮赤小豆，沃以米湯分啖之，亦名“臘八粥”。丐者扮鍾馗，手執木簡，鳴鑼跳舞，沿門乞錢，謂之“打夜狐”。二十四日，“祀灶神”甚謹，虔禱以迎吉祥。不荐酒，惧其醉也（《輦下歲時記》有醉司命事）。	12/8
27	浙江省	衢縣志	民國 26	十二月 “臘日”，煮赤小豆，沃以米湯	12/8



			年鉛印本	分啖之，亦名“臘八粥”。（《嘉慶縣志》）……丐（丐）者扮鍾馗，手執木簡，鳴鑼跳舞，沿門乞錢，謂之“打夜狐”。（亦有“跳灶王”者，裝作相似，唱詞各別。“打夜狐”之名，亦不聞矣。《嘉慶縣志》）按，吳自牧《夢梁錄》：入臘，街市即有丐（丐）者，三五人為一隊，裝神鬼、判官、鍾馗、小妹等形，敲鑼擊鼓，沿門乞錢，呼為“打夜胡”。在宋時已然，始于月朔，屆“除夕”而止。亦謂之“跳鍾馗”。周宗泰《姑蘇竹枝詞》有云：“殘須破帽舊衣裳，萬兩黃金進土香。寶劍新磨堪逐鬼，居然護國有忠良。”此與衢俗相同。	
28	浙江省	衢縣志	民國 26 年鉛印本	十二月 “臘日”，煮赤小豆，沃以米湯分啖之，亦名“臘八粥”。（《嘉慶縣志》）	12/8
29	安徽省	績溪縣志	不詳抄本	十二月 八日，食赤豆粥，名“臘粥”。兒女剃頭黥（鈐）耳，掃舍修宇墻壁以為忌。擇日祀祖先，饋遺祭餘，謂之“分歲”。	12/8
30	湖南省	衡州府志	清光緒元年補刻本	十一月 “冬至”，作赤小豆粥以禳疫。	冬至
31	湖南省	永州府志	清康熙 33 年刻本	十一月 “冬至”陽生，君子道長，家家相拜稱賀。魏曹植舊儀，“冬至”獻履貢袜，所以踐長迎福。作赤小豆粥以禳。	冬至

上述 31 項中，出現節慶食用赤豆粥的計有 33 次，其中《瓊涇志略》同時載錄夏至與 12 月 24 日各一筆，《杭州府志》同時載錄 12 月 25 日與除夕各一筆，其餘情況如下：上海市 9 條，其中一條為夏至粥，其餘則為 12 月 25 日食用。江蘇省 12 條，其中專載夏至粥，一條同時載錄夏至粥與 12 月 24 日食用，一條專載 12 月 24 日食赤豆粥，其餘 8 條則為 12 月 25 日食用。浙江省 9 條，分別為同時載錄 12 月 25 日與除夕



者1條，單載12月25日者1條，單載12月24日者2條，12月8日食臘八粥者3條，冬至食粥者1條。安徽省1條，專載錄12月8日食臘八粥。湖南省2條，皆為冬至食赤豆粥。上海市、江蘇省與浙江省地區占了絕大多數的28項、30次之多，可知在文獻記錄中食赤豆粥的風俗主要流行於華東的江浙地區。其次，在節慶的食用時機上，12月25日出現18次，12月24日4次，12月8日臘八4次，夏至日3次，冬至日3次，除夕日1次。就內容考察，12月24、25日載錄者多與共工氏之厲鬼與辟瘟逐疫相關，合計的22次可視為同一主題之類型討論。若再配合方志中食赤豆飯之現象考察，其出現的地區計有27項，分別是：上海市（4項），江蘇省（22項）（蘇州地區2，無錫市2，鎮江市1，揚州地區1，杭州市6，嘉興地區3，寧波地區5，金華市1，麗水地區1），江西省（1），除江西省外其餘的項目亦落在華東的江浙地區。¹²由上述的說明可知，將赤豆融入歲時飲食的地域主要在江浙地區，且主要的飲食習俗則落在與共工氏之厲鬼與辟瘟逐疫相關之傳說上，因此以下即以中國古代辟厲鬼除瘟疫、共工氏之子的信仰與傳統難文化作為線索，探討歲末冬至送灶、掃除與食粥的關係來源。

三、中國歲末送灶及掃除活動與食赤豆粥風俗關聯之探源

12月24日，在傳統歲末地的習俗上會有送灶、掃屋塵的活動，於前述方志資料中以《瓊涇志略》與《至順鎮江志》載錄的較為詳盡，今摘錄於下：

十二月 二十四日，拂屋塵，乞兒涂面，執竹枝攤于門，名“跳（平聲）灶王”。……家食赤豆飯，云辟瘟，亦名“鐵屑飯”。……食赤豆飯辟瘟者，以疫鬼畏赤小豆也。疫鬼，謂共工氏不才子以“冬至日”死，故是日亦作赤豆飯禳之。見《歲時

¹² 由於方志之內容豐富，為顧及計畫篇幅限制，此處僅列出綜括結果，後文亦僅擇要呈現部分文字。



記》。(《瓊涇志略》)¹³

十二月 二十四夜，“灶祀”(范至能《村田樂府叙》：臘月二十四夜“祀灶”，其說謂灶神翌日晨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飡豆粥，(范至能《村田樂府叙》：是日煮赤豆作糜，暮夜合家同飡，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云能辭瘟氣。按，《荆楚歲時記》：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蓋本于此。然用于是夜，莫詳所始。)(《至順鎮江志》)¹⁴

在《瓊涇志略》的敘述中，12月24日掃屋塵、辟瘟驅鬼者，食用赤豆的烹煮方式為飯，其餘的與其他方志所述無太多差異；《至順鎮江志》12月24日祀灶者，則以赤豆粥行之。而二者提到該節慶飲食習俗的來源，皆同時指向《荆楚歲時記》所載，可見得粥飯雖有地區性飲食差異，但在使用赤(紅)豆辟瘟驅鬼的作用上是一致的。另在《象山縣志》亦提及跳灶王食赤豆粥的習俗，只不過時間變成了在冬至日舉行：

十一月 “冬至日” 造赤豆糜浮丸子荐先，親戚互相饋遺，以祝團圓之意。兒童謂吃丸子即添一歲。是日丐頭帶(戴)鍾馗巾，紅須持劍，至街上驅鬼逐疫，向各鋪斂錢，俗謂“跳灶王”，即古儺禮，又曰“打野狐”。(《樵歌》注)(《象山縣志》)¹⁵

本文前述提到曹庭棟《老老恆言·粥譜》中引用了《服食經》的話提到「冬至日食赤小豆粥，可厭疫鬼。即辟邪厲之意。」依據《粥譜》的看法，食赤豆粥的時機是在冬至日。然在綜合上述資料之內容後，吾人可歸納出幾個傳說來源之線索，分別為

¹³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華卷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2月)，頁422。

¹⁴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華卷上》，頁476。

¹⁵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華卷中》，頁778。



赤豆粥、灶王、共工氏之子、疫鬼、儼、《荊楚歲時記》、12月24日與冬至，既然方志中明確載錄了《荊楚歲時記》與共工氏之子之關聯，本文就以此為出發點，試圖對整個飲食文化信仰做一釐析。

筆者查閱《荊楚歲時記》所載與食赤豆相關的敘述，計有下列3處，茲錄於下：

正月一日、七日

按：《煉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十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十七枚、雞子、白麻子並酒吞之。」然麻豆之設，當起於此。今則熬之，未知所據也。¹⁶

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按：《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門備之七祠。今州里風俗，是〈一作望。〉日祠門戶。其法先以楊枝插於左右門上，隨楊枝所指，乃以酒脯飲食及豆粥饊糜插箸而祭之。」《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訖而去，遂失所在。成如言，為作膏粥。自此已後，年年大得蠶。」今世人正月十五日作粥禱之，加以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是則為蠶逐鼠矣，與《齊諧記》相似。¹⁷

¹⁶ [梁]宗懷：《荊楚歲時記》，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91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頁180。

¹⁷ 《荊楚歲時記》，頁181。



冬至

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疫。量日影。按：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又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¹⁸

第一條資料描述的是正月初一及初七食赤豆辟瘟氣、消疫的習俗，第二條資料為正月十五日以豆糜祭禱則與蠶神信仰有關，第三條資料的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疫，則與共工氏之子死為疫鬼有關。《荊楚歲時記》是記載古代荊楚地區傳統節日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國保存到現在最早的一部關於歲時節令習俗的典籍。荊楚本指楚族或楚國，後乃為楚國境域（約相當古荊州）之沿稱，泛指以江漢為中心之長江中游一帶。

《荊楚歲時記》的作者是南北朝時荊州人宗懔，江陵是楚國的古都，也是漢晉以來長江中游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共工氏之子化為厲鬼之說的線索，所反映的即是這一地區的民情習俗，可以是了解該地區歲末食粥禳疫風俗的基點。考察方志中所錄的資料，江浙地區最流行的食赤豆粥習俗，是出現在 12 月 24、25 日之「跳灶王」、「驅難逐疫」及「口數粥」之信仰中，雖《荊楚歲時記》所載之共工子為厲之說亦在其列，其民俗卻出現在冬至日時，與 12 月 24、25 日食赤豆粥之主要信仰來由有所差異。由前文歸納統計的資料顯示，將赤豆融入歲時飲食的地域主要在江浙地區，且主要的飲食習俗則落在與共工氏之厲鬼與辟瘟逐疫相關之傳說上，而 12 月 24、25 日又與送灶、掃除活動有所關聯，吾人可循此線索再做進一步的探究。

灶，是古代民生所需之重要器具，具有維繫飲食與生養的重要功能。依現存傳世文獻考察，在《後漢書·陰興傳》中已出現「臘日」「祭灶」之記載：

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辰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

¹⁸ 《荊楚歲時記》，頁 184。



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¹⁹

漢宣帝劉詢在位期間為 B.C.74—48 年，臘日指的是農曆 12 月 8 日，為古時臘祭之日，又稱臘八。臘日祭灶到了南朝時都還普遍流傳著，在梁·宗懷《荊楚歲時記》中都還能見到中國南方臘日祭灶的紀錄。²⁰時至晉朝，臘日祭灶之習俗有了轉變，周處《風土記》中云：「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灶，灶神拜日上天，白一歲事，故先一日祀之。」²¹至此，祭灶的時間由臘八開始轉換為臘月二十四日夜。宋代以降，臘月祭灶日期已逐漸固定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宋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宋吳自牧《夢梁錄》、宋周密《乾亨歲時記》皆載錄其事。²²祭灶送神的習俗一直影響至今，台灣現今都還有 12 月 24 日治牲送神的民俗。在灶神信仰中，火神祝融為其主要的來源之一。東漢《風俗通義》卷八「竈神」下引《周禮》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²³在高誘注《淮南子·時則》中則載有「祝融吳回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神，託祀於灶」之說。²⁴據《史記·楚世家》所載，黎為重黎，與吳回同時都是顓頊之重孫，在世系上稍與《風俗通義》所引及高誘注不同。²⁵「火正」是掌理民生基本資材的火官，顓頊氏之子黎曾為火正，在傳說中死後便順理成為掌管於灶之火神。「祝融」

¹⁹ [南朝宋] 范曄撰、[唐] 李賢等注、[晉] 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頁 1133。

²⁰ 《荊楚歲時記》載：「其日（臘日）並以豚酉祭竈神。」

²¹ [晉] 周處所著《風土記》已散佚，而日本大阪大學教授守屋美都雄有輯本，詳見守屋著：《中國古歲時記の研究——資料復元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帝國書院，1963 年），頁 295-319。

²² 《東京夢華錄》：「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錢紙，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謂之醉司命。」[宋]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於《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古亭書屋，1975 年），頁 61。《夢梁錄》：「二十四日，不以窮富，皆備蔬食錫豆祀灶。」[宋] 吳自牧：《夢梁錄》，收於《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181。《乾亨歲時記》：「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錫米餌，及燒替代及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宋] 周密《乾亨歲時記》，收於《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 7 冊），頁 47。

²³ [漢] 應劭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2 年），頁 360。

²⁴ [漢] 劉安撰、高誘注、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 10 月），頁 73。

²⁵ [漢] 司馬遷著、[日] 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楚世家》（臺北：天工書局，1989 年 9 月），頁 2869。



之意，根據鍾宗憲研究指出，「祝者，祝禱也」，而「融」象徵「火之氣」，故祝融之原意乃為「禱火」，即為祈禱火的降臨，而火一般有兩類成因，一出自然，二出人為，自然則禱祝天火之降，人為則成掌火之官，此實祝融一詞的雙衍義。²⁶據此可推知，祝融應為禱祝天火的掌火之官。若依據《風俗通義》的說法，黎為顓頊（高陽）氏之子，因其封於高陽（今河南杞縣東），故又稱其為高陽氏。然顓頊之子黎既為掌灶之火神，為何又與食粥牽扯上關聯呢？吾人可在《荊楚歲時記》「晦日送窮」條下隋代杜公瞻的註中找到連結，其云：

按《金谷園記》云：高陽氏子，瘦約，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與之，即裂破、以火燒穿著之，宮中號曰『窮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棄破衣，是日祀於巷，曰『送窮』。²⁷

由這段文字的內容可見出，「窮鬼」乃係顓頊（高陽氏）之子，亦名「窮子」。「窮子」生來羸弱矮小，並且喜愛喝稀粥、穿破舊衣裳。送來新衣裳，會被他扯破，再用火燒幾個洞，直到破爛不堪後才會穿上。所以，宮中人都稱之為「窮子」。這位「窮子」於正月三十日那天，死在巷子裏。此後，人們傳沿承襲在此日煮粥、丟棄破舊衣服，在巷子祭祀他，是為「送窮」。這條史料雖然採自傳說，卻反映了世人對「送窮」風俗起源的通俗化理解，同時也是有關「送窮」習俗起源的最早文獻資料。其後，南宋末陳元靚撰《歲時廣記》卷十三「除貧鬼」條和南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天時部〉「除貧鬼」條均曾引用唐代《四時寶鑑》所錄的敘述，內容大略與隋代杜公瞻的註相同，皆云：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祀於巷，曰

²⁶ 鍾宗憲：《中國神話基礎研究》（臺北：洪葉文化，2006年），頁406。

²⁷ 《荊楚歲時記》，頁181。



『除貧鬼』。韓文公《送窮文》，亦云：「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糧，三揖窮鬼而告之。」²⁸

又據《歲時廣記》5卷十三「號窮子」條引《文宗備問》記載：

昔顓帝時，宮中生一子，性不著完衣，作新衣與之，即裂破，以火燒穿著，宮中號為「窮子」。其後以正月晦日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卻窮子也」。因此相承送之。²⁹

從上述三條相關資料可見出，「窮子」為顓頊（高陽氏）之子，喜食粥，於正月晦日（元月29日）死，後人習以粥祀之。關於「窮鬼（子）」身世之傳說，也為明清之後的文獻所援引，在明·彭大翼（1552-1643）《山堂肆考》卷八〈時令〉中就收錄有「除貧」和「送窮」條，³⁰清人梁章鉅（1775-1849）《浪跡三談》卷三〈送窮日〉亦載有相近的敘述。³¹值得注意的是，鑑於《荊楚歲時記》所記錄的是古代楚地（今江漢平原一帶）歲時節令風俗，文中所言「晦日送窮」的習俗，在當時可能僅係為地方或區域性的民俗活動，但經過時代的演變，由《歲時廣記》、《古今事文類聚》、《山堂肆考》到《浪跡三談》中，已可見出此俗已由盛行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傳播至全國，為

²⁸ [南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載永瑢、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5冊，子部二三一（類書類），總頁104。

²⁹ 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885冊，史部·時令類，總頁242；[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3，頁135。

³⁰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除貧〉條：「《四時寶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於是日，作糜粥、破衣棄於巷，祀曰『除貧鬼』。」又〈送窮〉條：「韓文公〈送窮文〉：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糧，三揖窮鬼而告之。云云。」見〔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載永瑢、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74冊，子部二八〇，類書類，總頁129。

³¹ [清]梁章鉅：《浪跡三談》卷3〈送窮日〉：「《四時寶鑑》云：『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時號貧子，正月晦日死於巷，世作糜粥敝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竟如寒食競渡之事止於此日也。」見〔清〕梁章鉅著、陳鐵民點校：《浪跡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3，頁456-457。



廣大庶民所奉行，甚至在更為南方的福建之方志中都可見到。³²

沿著「送窮」的線索，再回證於黎為灶神的說法之上。《大戴禮記·帝系》中提及：「顓頊產窮蟬。」³³《史記·五帝本紀》云「帝顓頊生子，曰窮蟬」索隱云：「《系（世）本》作窮係。宋衷云：一云，窮係謚也。」³⁴，《五帝本紀》又云「窮蟬父曰帝顓頊。……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³⁵，也就是說自從窮蟬開始一直至舜為帝為止，幾代間的族人都是地位低微的平民，可見得窮蟬是此一家族由盛轉衰的關鍵，後世稱其為「窮子」或許其來有自。而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灶神」條引《許慎異義》：「灶神，古《周禮》說，顓頊有子曰黎，祀以為灶神。」³⁶在黎、係音皆相近的情況下，且窮係又做窮蟬，如果宋衷所言窮係即其謚號者為是，則窮蟬即黎，黎既作為灶神，窮係即等於窮蟬，故窮蟬實即為顓頊之子黎。再與前引《荊楚歲時記》、《歲時廣記》、《古今事文類聚》所述之「窮子」比對，可推知死於正月晦日喜食粥之「窮子」，即為顓頊（高陽）氏之子黎。透過此種文獻之考證，袁珂由此認為顓頊的兒子窮蟬即灶神。³⁷然黎之死日與祭日的送窮習俗都在正月晦（29）日，此點在東晉之時都還見錄，葛洪《抱朴子·微旨》云：「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³⁸《抱朴子》其將灶神描繪為負責記計算人之罪狀並且須向上通報之神。與前文對照下，這樣的推論

³² 與高陽氏之子相關的送貧風俗，在福建地區方志中著錄於正月二十九日中，可見的資料分別為：《福建續志》（清乾隆 33 年刻本），收錄於《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下》頁 1194；《閩侯縣志》（民國二十二年刻本），收錄於《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下》頁 1201；《羅源縣志》（清道光 11 年刻本），收錄於《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下》頁 1203；《平潭縣志》（民國 12 年鉛印本），收錄於《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下》頁 1217。

³³ 高明譯著：《大戴禮記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 年 5 月），頁 259。

³⁴ 《史記會注考證》，頁 92。

³⁵ 《史記會注考證》，頁 119。

³⁶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臺北：世界，1963 年），頁 398。

³⁷ 袁珂：〈漫話灶神和祭灶〉，收於袁珂：《神話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55。

³⁸ [晉]葛洪撰，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114。



雖然解決了灶神與食粥間的連結，但「月晦之夜」指的當為正月 29 日，此又與江浙地區 12 月 24、25 日掃除、跳灶王、打夜狐、辟厲除瘟之儼儀風俗有所差別，此點吾人可再經由掃除與驅儼的線索再加補充。

就文獻之考察，黎為灶神之說是可以成立的，然顛頊是其實不只生黎一子，東漢王充、蔡邕即為顛頊之三子「生而亡去」所形成的驅儼相關傳說留下說明：

禮（案：《禮緯》）曰：「顛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論衡·訂鬼》）³⁹

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顛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論衡·解除》）⁴⁰

疫神帝顛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故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儼，以索宮中、毆疫鬼也。（《獨斷》）⁴¹

上引三段文字雖略有差異，但內容大致相同，都是講述顛頊氏之子生而亡去後成為疫鬼、居於何處的神話敘事，但其中並不包括喜食粥、穿破衣、正月晦日巷死的窮子。《荊楚歲時記》云：「十二月臘八為臘日。《史記·陳勝傳》有臘日之言，是謂此

³⁹ 〔東漢〕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22，頁935。

⁴⁰ 《論衡校釋》，卷25，頁1042-1043。

⁴¹ 〔東漢〕蔡邕：《獨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11b。



也。諺言：『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繫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沐浴轉除罪障。」隋代杜公瞻的註曰：「按：《禮記》云：『儻人所以逐厲氣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繫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鬪故也。』《玄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十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卒歲大難，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茆，侏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丹首帥赤犢也，逐除所服。」⁴²依據杜公瞻的註可看出，即至漢代時因顓頊氏之子亡為厲鬼的驅難風俗都還十分風行，且用火炬以五營十騎的盛大儀式送棄於洛水，以《荊楚歲時記》的載錄時間來看，這天應為十二月臘八，可做為《論衡》、《獨斷》在時間上的補充。而從早於宗懔的蔡邕之《獨斷》可知，這是漢代為了理解歲末「大儻」而衍生的解釋性傳說。若從《周禮·夏官》所述的「驅儻過程」⁴³考察顓頊氏之子生而亡去的傳說敘事，則「居人宮室區隅」之疫鬼即與「索室毆疫」的室內潔淨過程有密切關係。在王充、蔡邕引述的神話敘事中，已明確指出此「居人宮室區隅」之疫鬼為「顓頊」其中一位「生而亡去」之子，此子便成為「索室毆疫」驅除的對象；而這樣特殊的身份，便是理解這則神話的關鍵，也是追溯民間掃除與驅儻習俗中之關聯的重要線索。

在《論衡》、《獨斷》陳述的傳說敘事中，皆特別指出顓頊之子「生而亡去」、「生而皆亡」的狀態。「生而亡去」即未成年而死，古人稱之為「殤」，《說文解字》云「殤，未成年也」，⁴⁴鄭玄在《儀禮·喪服》「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段時

⁴² 《荊楚歲時記》，頁 184 下-185 上。

⁴³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而時儻，以索室毆疫。」〔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卷 31，頁 475。據鄭玄自己的註解：「時儻，四時作方相氏，以儻卻凶惡也」可知，「時儻」即為「時儻」。

⁴⁴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62。



亦註云「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⁴⁵據《左傳·昭公七年》所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⁴⁶的看法，「殤」在古人心目中屬於「強死」、「死於非命」的「厲」。由於「強死」之「厲」將危害於人，是故人們必須加以妥善安頓、祭祀，使其「有所歸」而「不為厲」。⁴⁷無論是「殤」或「厲」，均屬於「死於非命」的非正常死亡，而非正常死亡者因為有一股怨氣，所以容易形成凶煞之氣，進而危害人間。而面對如此「非正常」的凶煞之氣，人們自然得使用「非正常」的方式來處理，而這種方式正好也是中國古代早期的驅難方式之一。

在《論衡》、《獨斷》所述的傳說中，顛頊之子在「生而亡去」之後，便居於「宮室區隅」之中。所謂「區隅」，《說文解字》釋為：

區，踦區、藏隱也。⁴⁸

隅，陬也。⁴⁹

據此，「區隅」應指宮室內可藏隱的角落；而角落正是塵土藏隱、聚積的地方。由於塵土在多數人眼中具有汙穢、髒亂的性質，而在「相似律」的原則下，這種負面的觀感便與同樣令人厭惡、恐懼的顛頊之子、冬季疫氣連結在一起，於是便形成「汙穢／居宮室區隅的顛頊之子／冬季疫氣」的符號體系。而面對這樣的超常、「非常」力量，自然也必須使用「非常」之物來克制，因此，具有驅邪難儀與除塵活動更派上用場；人們一方面透過難儀去除象徵顛頊之子、冬季疫氣的象徵，同時將潛藏在室內角落的疫鬼驅逐出境；一方面以除塵活動達到淨化室內的結果。

⁴⁵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喪服》，《儀禮注疏》卷31（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頁370。

⁴⁶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44，頁764。

⁴⁷ 《左傳·昭公七年》：「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詳見《春秋左傳注疏》卷44，頁763。

⁴⁸ 《說文解字注》，頁635。

⁴⁹ 《說文解字注》，頁731。



若再回扣於顓頊與黎的關係上，其實還可以找到黎死於非命的說法。在前文引用《風俗通義》及高誘注說明顓頊之子黎為祝融之時，已提到《史記·楚世家》認定重黎（黎）為顓頊之重孫之看法，其實〈楚世家〉下還有一段重黎在追擊共工氏時為帝嚳所誅殺之紀錄，其云：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⁵⁰

據司馬遷所述，顓頊是帝嚳高辛的伯父，《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蟫極，蟫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蟫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⁵¹顓頊氏死後，共工氏實力強大，因對嚳繼帝位極為不滿，帝嚳於是下令火正重黎帶兵平亂，失敗而回。帝嚳因此處死了重黎，以重黎的弟弟吳回繼任火正，再次領兵對付共工，最後平定叛亂，殺了共工氏。在〈楚世家〉中明確的指稱重黎與吳回為「火正」及「祝融」，與前述考述的灶神傳說相吻合，只是在世系排列上稍有差異。然而重黎並非因病或老死，卻是因未盡征伐之功而死於非命，這一點卻又與王充、蔡邕描述顓頊之三子「生而亡去」的遭遇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荊楚歲時記》在十二月臘八日「村人並繫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後，又紀錄了「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一段文字，⁵²而這樣的描述就把黎為灶神、顓頊氏三子生而亡去、顓頊子窮蟬與土神、食粥、驅鬼除疫之關聯串合在一起，並與江浙地區 12 月 24、25 日掃除、跳灶王、打夜狐、辟厲除瘟之儼儀

⁵⁰ 《史記會注考證》，頁 2869。

⁵¹ 《史記會注考證》，頁 93。

⁵² 同上註。



找到了連結之關鍵，只不過在江浙的風俗上將這些豐富的來源都歸諸到 12 月 24、25 日送灶、掃除上整合。但這樣的說法，尚不足以說明《荊楚歲時記》與江浙方志中因何會提到「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回顧於在原始的傳說中，除了顓頊氏外，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即是共工氏。除了《史記·楚世家》外，其實還有不少文獻提到了顓頊氏與共工氏之關聯：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列子·湯問》）⁵³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淮南子·天文訓》）⁵⁴

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淮南子·兵略訓》）⁵⁵

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文子·上義》）⁵⁶

在《列子》、《淮南子》的敘述中，雖未見共工是否有不才之子的描述，但都提到了共工氏被顓頊誅殺的事件，而這樣的說法也成為共工撞倒不周山致使地傾東南的由來。以共工與顓頊爭帝的觀點來看，二者既對立為世仇，則共工兵敗被誅，在民族情感上化為厲鬼復仇，是極有可能產生的民俗現象。其次，唐·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時提到：「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

⁵³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頁150-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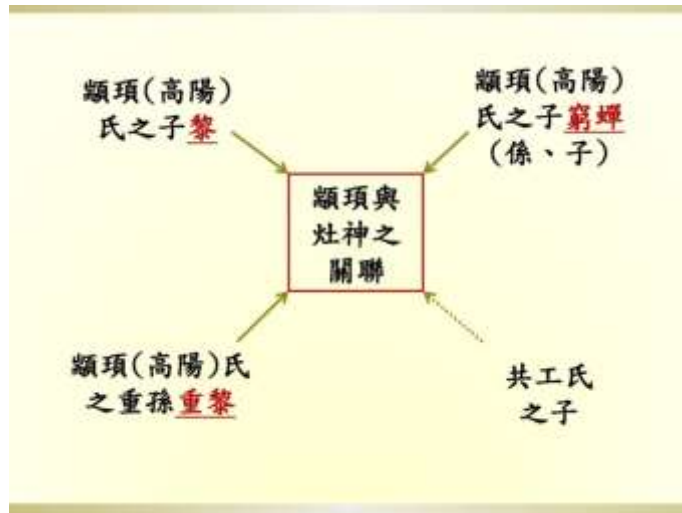
⁵⁴ 〔漢〕劉安撰、高誘注、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10月），頁80。

⁵⁵ 《淮南鴻烈集解》，頁489-490。

⁵⁶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9月），頁490。



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絕。」⁵⁷同一段共工撞倒不周山的來由，卻指的是祝融與共工之戰，對照於《風俗通義》、《史記·楚世家》的說法，即是指重黎（黎）伐共工之役，而此役共工最後還是被重黎（黎）之弟吳回所誅殺，且這個結果也為《淮南子·原道訓》「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⁵⁸所引用。特別是《淮南子·原道訓》描述的「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幾乎直指共工氏被絕族滅宗，更加深了民俗上厲鬼復仇的可能性。基於上述的推論，筆者將顓頊、共工與灶神間的關聯總彙內如【圖一】：



【圖一】顓頊、共工與灶神間的關聯

然而，江浙方志中所提到「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的說法，都明言來自於《荊楚歲時記》，然《荊楚歲時記》卻將顓頊三子亡而為厲的歲末「大儺」分置在十二月臘八日下，明顯的又與江浙方志之俗不同。這個關鍵其實是出在觀點取捨的問題上。

⁵⁷ [唐]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收錄於《史記會注考證》，頁30-31。

⁵⁸ 《淮南鴻烈集解》，頁22。



首先，以上的推論，主要都是以顓頊是為基點向外延伸，《周禮》、《大戴禮記》、《史記》所述的資料都是以北方黃帝（軒轅氏）的系統解釋。此外，歲時記或方志在性質上為民間生活的紀錄，反映的是地域與紀實的觀點，而上述對於顓頊家族生世之考察則多來自於史傳或經典地描述，對於神話傳說與史實描述上，庶民文化與知識菁英的差異即會造成解釋上的分歧。再其次，在地域的差異上，《荊楚歲時記》與江浙地區之方志反映的是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兩個不同民族與文化的在地觀點。在地理上，荊楚位於長江中游地區，戰國之前為南方大國，以湖北、湖南為文化中心。江浙地區，古屬吳越文化，又稱「江浙文化」，其範圍大致包括今日的蘇南、江西東北的上饒地區皖南和浙江省及上海市，位居長江下游。吳越與荊楚山水相連，地緣上本是一體。但是，荊楚位居上游、擁有地利，吳越繁華富庶、占盡人和，這使得兩地常常爭奪在南方的主導權，早在《晏子春秋》中就将二者看成相對的政治與文化集團。⁵⁹春秋末期（B.C.506），吳國攻楚破郢，吳王闔閭以伍子胥為大將、孫武為軍師，率軍五萬伐楚。吳軍繞過楚軍防線，通過積極運動，將楚軍調動到柏舉一舉擊破。隨即，吳軍馬不停蹄、十天就攻入郢都，迫使楚昭王逃亡。戰國中期（B.C.306），楚國滅越，楚威王傾全國全力出兵將越國攻滅，此舉不僅讓楚國重新獲得戰略縱深，還讓國勢復振。由歷史的發展可見出，楚（荊楚）與吳越（江浙）間，自古就存著民族與文化的對立性，而反映到地域的風俗紀錄上，自然就會產生民族與文化取舍上的差異。基於上述的差異，筆者提出目前所見的歲末食赤豆粥所屬風俗的兩種不同觀點之解釋。

其一，以荊楚、顓頊為主的解釋。首先，以結果來看，上古時期的顓頊氏殺共工及戰國中期楚國滅越兩大事件，使原屬吳越（江浙）之民轉化為楚（荊楚），吳越文

⁵⁹ 《晏子春秋》第三卷·內篇問上第三〈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昏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見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月），頁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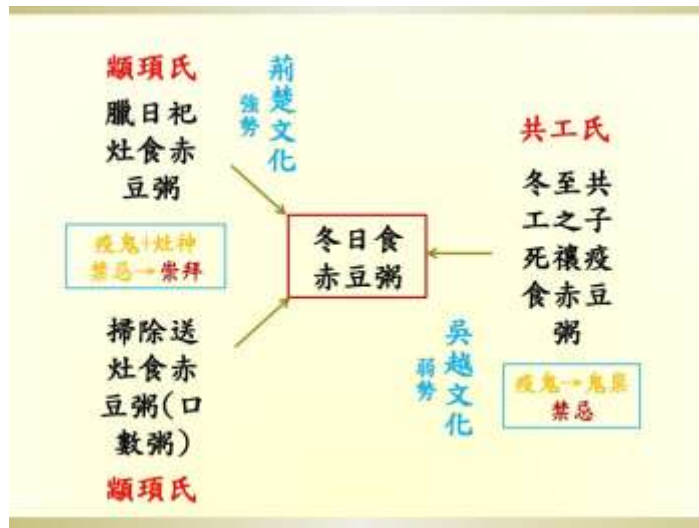


化則被融入了楚文化中，並於政治力影響性上，吳越的文化受到荊楚文化的涵融而失去主導性。若由荊楚、顓頊為主的觀點解釋，今日所見史傳及典籍中灶神、送窮、跳灶、難儀、食粥的由來，都環繞在顓頊氏族的事件上，也就是說歲末食粥之習俗當以荊楚顓頊氏之灶神信仰為大宗。其次，於早期的文獻紀錄上，吾人難以確切找出共工氏子死為厲的證據，更進一步說也無法探尋食赤豆可以禳疫避厲的由來，這一切的源頭都指向於《荊楚歲時記》，也就是說「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的傳說應另有來源。再其次，基於民俗上的鬼崇原則，由於顓頊的三個兒子全都早夭，並在各地化為作祟的厲鬼，為了禳疫避厲，荊楚之人應合了灶神信仰與歲末「大難」，定於暮冬的臘月來驅逐牠們，而產生了史傳、方志載錄之風俗內容。

其二，以吳越、共工為主的解釋。飲食實際上是文化內涵外顯的一種象徵，強勢文化會因強大的影響力將弱勢文化涵蓋其中，弱勢文化也會自動在強勢文化中形成涵融現象漸次消失。歲末食赤豆粥這一飲食文化，其實就具有荊楚、吳越在政治與文化發展上的涵融過程。首先，在赤豆避疫厲的考察上，吾人難以在早於《荊楚歲時記》之前找到確切的證據，但可確定的是這一風俗絕對早於梁·宗懔的年代，且原始來源與顓頊氏族所屬的傳說並不同源。其次，就食赤豆避疫厲的地域考察，絕大多數都集中於吳越所屬的江浙地區，且主要的飲食習俗則落在與共工氏之厲鬼與辟瘟逐疫相關之傳說上。以吳越、共工為主的觀點來看，共工氏之子被認為是為疫鬼的過程，原本應不是出於危害居民，而是對顓頊氏族鬼崇式之報復。一個弱勢民族遭到誅殺或滅族後，在文化或信仰上可能會出現鬼崇報復活動，反映在吳越風俗上的即是「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的傳說。就今日方志所見吳越所屬江浙地區的風俗考察，這應是不同於荊楚、顓頊的觀點而屬於吳越、共工的信仰來源，而這樣的信仰又在楚滅吳越之後展生了消弭轉化。此外，顓頊氏為楚世家望族，其繁衍之後代長期統領著荊楚大地，顓頊氏在誅滅共工氏後，為防範共工氏之疫鬼復仇，便於歲末施行積



極的跳儼與消極的祭祀活動，以紅豆為其驅鬼之物則順勢的出現於風俗之中，「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的風俗由來，推斷應來自於顓頊氏統領的荊楚之地，而對象正是吳越、共工。及至楚國滅越後，在荊楚文化強勢的主導下，屬於「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的傳說與食赤豆粥可避疫厲的風俗，才被涵融至荊楚文化之中，成為今日所見《荊楚歲時記》載錄「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的情況，這也正是與史傳、典籍所述不同而為各方志引用的另一風俗來源。基於上述文化上的強勢情況與民俗上的鬼祟原則，屬於吳越、江浙食赤豆避疫厲的風俗，最有可能融入荊楚文化與風俗的時間即在楚滅吳後至梁·宗懔之前。又由於民俗具有強烈地域性的關聯，因此直至今日都還見錄於江浙的歲時習俗之中。以下筆者將冬日食赤豆粥與荊楚、吳越文化間之關聯，統整為【圖二】之內容：



【圖二】冬日食赤豆粥與荊楚、吳越文化間之關聯

綜合以上所述，今日流行於華東江浙地區的冬日食赤豆粥之風俗，實則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方面為屬於荊楚地之風俗信仰，包括區顓頊氏之灶神、送窮、跳灶、儼儀



的灶神信仰，以及顛頊三子早夭化為厲鬼作祟的的傳說；另一方面為屬於吳越「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的傳說。上述的兩個源頭在楚滅吳越後逐漸融合，在荊楚文化強勢的主導下形成了今日長江中下游冬日食赤豆粥的風俗情況。及至清代褚人獲的《堅瓠續集》中都還提到：「今吳中以臘月一日行儺。至二十四止。丐者為之。謂之跳竈王。」⁶⁰回證於前述華東食赤豆粥與跳儺之關聯性之討論可知，整個吳中地區整個臘月都在行儺的情況，其背景並非一人、一事、一地、一時之舉，而是涵融了荊楚與吳越地區長時間灶神、送窮、跳灶、鬼祟、儺儀、趨疫的文化發展所致。

四、日本歲時文獻中節慶食赤豆粥載錄的情況

本節主要將筆者收集的日本歲時文獻中有關節慶食赤豆粥的文獻做統整，首先簡要的將資料來源歸納為下列【表二】之內容。

表二、日本收錄食赤豆粥之歲時典籍彙整

	國別	作者	書名	成書年代	備註
1	日本	藤原時平、藤原忠平	延喜式	A.D.927 (延長 5 年)	
2	日本	紀貫之	土佐日記	A.D.935 (承平 5 年)	
3	日本	清少納言	枕草子	A.D.966—1025	
7	日本	貝原好古	日本歲時記	A.D.1688 (貞享 5 年)	
8	日本	柏崎永似	古今沿革考	A.D.1730 (享保 15 年)	
9	日本	不詳	增補江戶年中行事	A.D.1735 年 (享保 20 年)	
10	日本	入江昌喜	青陽唱詠	A.D.1779 (安永 8 年)	
12	日本	不詳	增補江戶年中行事	A.D.1803 (享和 3 年)	
13	日本	山東庵京山	五節供稚童講記	A.D.1832 (天保 3 年)	
14	日本	齋藤月岑幸城	東都歲事記	A.D.1838 (天保 9 年)	

⁶⁰ 褚人獲《堅瓠續集》，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2614 冊，《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545 上。



17	日本	不詳	東都遊覽年中行事	A.D.1851 (嘉永4年)	
18	日本	喜田川守貞	守貞謾稿	江戸時代後期	
19	日本	喜田川守貞	守貞謾稿後集	江戸時代後期	
20	日本	萩野由之	朝野年中行事	A.D.1892 (明治廿五年)	
21	日本	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	古事類苑	A.D.1907 (明治40年)	
22	日本	不詳	民間風俗年中行事	A.D.1922 (大正十一年)	
23	日本	小林鶯里	新しき年中行事	A.D.1924 (大正十三年)	
24	日本	三田村鳶魚	江戸年中行事	A.D.1927 (昭和二年)	
25	日本	今井善一郎	習俗歲時記	A.D.1941 (昭和十六年)	
26	日本	井岡咀芳	滿支習俗考	A.D.1942	

* 本研究在歲時資料上，計使用了 18 種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典藏重要的影像典籍，詳見文末參考文獻著錄之出處，文中引用時就不再逐一註解。

除上述歲時文獻及文集資料外，收錄內容最豐富的為《古事類苑》，這是一部日本官方編修的類書，各條目的編輯是引用自明治時代以前的各類文獻，1879年（明治12年）由文部省開始進行編修，其後與東京學士院、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繼續編修，於1907年（明治40年）編修完成，共1000卷。其中〈歲時部〉為日本歷代的歲時記錄總匯，該部的「十五日粥」項下完整的收錄了元月十五日上元節日本各地的歲時民俗，〈飲食部〉「粥」下項則收錄了日本各類的粥品作法、配料及烹飪方式，此亦是本論文參照的重要資料，當一並列入彙整考察。筆者將收錄日本節慶食赤豆粥之資料，整理為下表以供參照。

表三、日本上元食赤豆粥資料彙整

	書名	原文	作者年代	日期
1	延喜式	正月十五日 <small>の</small> 供御 <small>の</small> 七種 <small>の</small> 粥料：米一斗五升 粟 黍子 稗子 荳子 胡麻子 小豆 各五升、塩四升	藤原時平、藤原忠平（延長5年・927年）	1/15
2	土佐日記	十五日、今日小豆粥煮ず。口をしく	紀貫之，承平5	1/15



		なほ日のあしければるざるほどにぞ今日廿日あまり經ぬる。徒に日をふれば人々海をながめつゝぞある。めの童のいへる、「立てばたつるれば〔#「るれば」は底本では「るれは」〕又る吹く風と浪とは思ふどちにやあるらむ」いふかひなきものゝいへるにはいと似つかはし。	年・935年	
3	枕草子	十五日、節供まいりすへ、かあの木ひきかくして。……十五日は小豆粥を食する習慣であつた。粥を煮るに用いた焚木の燃え残り。これで女性の腰を打つとみごもると信ぜられていた。	清少納言（966年—1025年）	1/15
4	日本歳時記	十五日 今朝小豆粥を煮て餠をまじへてこれを食す、清少納言が枕草子に、十五日はもちがゆのせくまいるとかきしも此事なり、寛平の比より初りしとかや、又七種の粥といへるは、米、粟、黍子、稗子、藁子、胡麻子、小豆也と、延喜式に見えたり、又九條の右丞相の記には、白穀、まめ、あづき、粟、栗、柿、さ、げなどなりとするせり、正月に地黄粥、防風粥、紫蘇粥などをくらへば、人によろしきといふ事、千金月令にみえたり、世風記に、正月十五日小豆粥を煮て天狗祭をなす、庭中に案を置、そのうへに粥をそなへ、その粥凝時、東方にむかひ再拜長跪して是を服すれば、疫氣なしといへり、此外續齊諧記、劉敞叔が異苑などに、さま／＼の説侍れど、みな妖妄の説にして信ずるにたらず、玉燭寶典に、正月十五日膏粥をつくりて、門戸を	貝原好古、貞享五年（1688）	1/15



		祭るとするせり、又荊楚歳時記にも、正月十五日豆糜をつくりて、油膏をそのうへにくはへ、門戸をまつると見えたり、月令にも孟春に戸を祭るといふ事侍れば、是なん據とはすべき、		
5	古今沿革考	兼明親王の公事根源にいわく、寛平の此より始れるにや、延喜十一年正月七日、後院より七種の若菜を供すといへり。是は新年の若菜を取て菜に調じて奉る。今世正月七日粥に入、七種の若菜を入るゝは、十五日の七種のかゆをとりちがへたる物なり。十五日の七種は、白穀、小豆、粟、粟、柿、小角小豆等なり。是をかゆに入れ調じたるなり。若菜は七種にもかぎらず、十二種も供する事有、尋常には七種の物なり。薺、はこべら、芹、菁、御形、すゞしろ、仏の座などなり。此七種の品類、古今家々説々紛擾なり。春秋七草に弁別するがゆへ、今こゝに略す。若菜も古は禁中にては、内蔵寮ならびに内膳司より献ぜしが、いつの比よりか、今世は精全といへる針医の家より、献ずる事とはなりぬ。	柏崎永似，享保 15 年・1730 年	1/7
6	増補江戸年中行事	正月七日：七種御祝儀、世俗に云ふ五節句始也。七種の菜粥いわふ。……正月十五日：小豆粥をいわふ。	享保 20 年・1735 年	1/7 1/15
7	青陽唱詠	十五日がごぞつてあかのかゆを一小豆粥也，《和名鈔》云：「小豆」，《食經》云：「黒小豆、紫小豆、黄小豆、緑小豆、皆同類也。」……	入江昌喜，安永 8 年・1779 年	1/15
8	増補江戸年	七日 七種祝ふ。七種はやす。七	不詳，(享和 3	1/7



	中行事	種粥を祝ふ、……十五日 あづき粥 いわふ。	年・1803年)	1/15 (日本國會 圖書館2)
9	五節供稚童 講訳	〔十五日の小豆粥の事〕 正月十五日に小豆の粥を祝ふ事、大昔よりある事なり。清少納言が枕草子に、十五日は餅粥の節供といふ事見へたれば。九百年ばかりの昔より、十五日の粥を祝ふ事今の如し。粥の中へ餅を入れるを粥柱といふ。この日小豆の粥を食すれば、万病を除け、風邪を引かずとなり。右にいふ如く、九百年余の昔より今に至りて、三ヶの津はもとよりいづくの田舎にても、正月十五日には必ず小豆粥を祝ふ事、めでたき苦事なり。	山東庵京山、天保3年・1832年	1/15
10	東都歳事記 (江戸歳時記) 卷之一 春之部	十五日○上元御祝儀、貴賤今朝小豆粥を食す。	東都・齋藤月岑幸城、天保9年・1838年	1/15
11	東都遊覧年中行事	正月十五日：上元御祝儀、貴賤とも今朝小豆粥を祝ふ。	嘉永4年・1851年	1/15
12	守貞謾稿	元日と同じく、戸をとぎす。また三都ともに〔注：三都とは、江戸、京都、大阪のこと〕、今朝(十五日)、赤小豆(あずき)粥を食す。京坂は、このかゆにいささか塩を加う。江戸は、平日かゆを食せざる故に粥を好まざる者多く、今朝のかゆに専ら白砂糖をかけて食すなり。塩は加えず、また、今日の粥を余し蓄えて、正月十八日に食す。俗に十八粥と云う。京坂には、このことこれなし。	喜田川守貞、江戸時代後期	1/15
13	守貞謾稿後	正月七日は三都ともに七草粥、十五	喜田川守貞、江	1/7



	集卷之一 (食類)	日は小豆糜なり。京坂、あづきがゆには塩を加え炊き食す。江戸は塩を加えず、炊後、専ら霜糖を加え食す。これ常に粥を食し馴れざるの故に、糖味を仮りてこれを食すなり。	戸時代後期	1/15
14	朝野年中行事	一月・七種の粥：七日には七種粥を炊き、十五日には赤豆粥を食ふ、これも古來の習俗ちり七種むん七種の若菜なれご必しも七色に限るにわらず、そも~古に子の日の遊ぶんふん、正月の初の子の日なり、奈良の都の頃よ、天皇公卿の尊きわたりも、此日には近郊に出てたまひ、小松をひきて、千年を契り、此序に若菜をつみて、若やきてんませむ祝ふ、然るに嵯峨天皇の弘仁四年に、支那の唐の太宗の舊風にならひて、此日の若菜を羹につくりて祝ふこむ始まり、それより代々禁中に行はれし事の、民間にもらつれるちり。	萩野由之、明治廿五年二月(1892年)	1/7 1/15
15	民間風俗年中行事	△十五〔内〕粥の木粥杖、御所がたにはちい、しもとにて、女の腰をうちたはぶる、也、これにてうたれたる物は男子をうむといへり、清少納言が枕雙紙にもみえたり。〔内〕御粥を獻ず。	大正十一年(1922年)	1/15
16	新しき年中行事	小豆粥(十五日): 十五日に小豆粥を食すると年中の邪氣を避けると傳へられてゐる。 此の日粥を食することに就ては色々の説があるが何れも支那に起因するものである。 我が國では寛平の頃から始められたもので、今日でも地方により、家に	小林鷺里、大正十三年六月(1924年)	1/7 1/15



		<p>よつてはなほ小豆の粥を祝つてゐる。</p> <p>人日（七日）に七種の粥を祝ひ、十五日に小豆の粥を食するのはいづれも邪氣を取りはらふやうに傳へられてゐるが、之を學術的に見ると、粥は非常に滋養に富んでゐる食物であるところから、それとなしに傳説によつて祝つたものであるが、今日之を見ると一種の衛生上の思想が含まれてゐるものゝやうにも考へられる。</p>		
17	江戸年中行事	<p>○十五日 小豆粥をいわふ、續齊諧記云、吳縣張成、一婦を見る、成に謂て曰、我蠶寶の地神なり、正の十五、白粥を作りて我を祭るべし、君か蠶百倍ならしめんと云り、かやうの故事を以いわへるなるべし、世風記云、正月十五日、小豆粥を煮て天狗祭をなす、庭中に案をおき、そのかゆ凝時、東方にむかひ再拜長跪して、これを服すれば疫氣云々、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膏粥を作りて門戸を祭る枕草子十五日はもちのかゆのせくまいと有、當日粥杖、かゆ木とも云、此杖にて女房の腰をうてば男子をもうくとてうつ也、今はわらんべの戯れ事となれり、狭衣十五日には若き人々、こゝかししにむれりつゝ、おかしげなる粥杖引かくしつゝ、かたへ</p> <p>十五日 おづき粥いわふ。</p> <p>十五日 上元御祝儀、貴賤とも今朝小豆粥を祝ふ。</p>	三田村 鳶魚 (1870-1952)、(1927)昭和二年一月	1/15 (日本國會圖書館1)
18	習俗歳時記	十五日の朝は若水獻燈獻茶、その後	今井善一郎、昭	1/15



		小豆粥をたきます。……小豆粥は少量残してむいて十八日に之を煮なほして又食べます。	和十六年九月 (1941年)	
19	滿支習俗考	小豆粥(附)粥柱、粥杖：小豆粥の縁起 昔「蚩尤は極惡で黃帝と戦ひ、破れて正月十五日斬首された處、その首は上つて天狗となり、其身は伏して蛇靈となり、庶民を悩ました。黃帝は蚩尤の命日たる正月十五日に小豆粥を以て其の靈を祀り、年中の邪氣を除いた」との説が一つ、昔、「高辛氏に一人の心悪い娘があり此の娘が正月十五日に路傍に死んだが其靈は道路に止り道行く人を悩ました、處が娘は生前に粥好を好んだ所から小豆粥を炊て其靈を慰めたのに起る」と云ふ説が一つ、又、昔、「共工氏なる者があり、其の惡息子が或年の冬至に死んで疫鬼となる、處が此の息子は非常に赤小豆を畏れてるので十五日に赤小豆を粥にし食し疫鬼を穰ふやろになった」と云ふ説が一つ、日本流の解釋に、「昔し正月の祭りは十五日を以て終了するので、最終の直會の意を以て嘗むろに依る」と云ふ説が一つ、此説を更に強めて、今、餅粥と書くのは實は望粥の誤りで、「望」即ち圓やかに終了した奉謝に他ならぬと云ふ説等の多數あるが、第一の蚩尤説が最も廣く行はれて居るやろである。今、支那に行はれつゝある「粥」の年中行事に關係あるものに就いて見ると。	井岡咀芳、1942年	1/15
20	《古事類苑》〈歲時	〔二中歴 五歲時〕節日由緒 十五日粥煮〈高辛氏女、性甚暴惡也、世人	文部省編修(明治12年)、東京	1/15



	部)	被厭也，正月十五日巷中死、其神爲速神。〈○速神，年中行事秘抄作惡神。〉迷人於道路，此人生好粥，以此祭其靈無咎害。凡作屋產子、移徙、有恠則以粥灑四方，災禍自消除矣。〉	學士院、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繼續編修，1907 年（明治 40 年）	
21	《古事類苑》〈歲時部〉	〔世諺問答〕正月 問て云：十五日にかゆを食するは，何のいはれのはべるぞや。 答：人の國のむかし黃帝蚩尤を正月十五日にたいらげ給ひしに，魂は天狗となり，身は蛇靈となり，人民をなやましければ。時に黃帝天にいのりしかば，天つげてのたまはく，魂魄をば崇，弊身をばめつせよとありしによりて，月毎にそのこんはくに弊をたてまつり給ひし，それによりて今の代にいたるまで。正月十五日の亥のとき，あづきのかゆをにて，庭中に天狗をまつりて，東に向ひ再拜して，ひざまづきてこれを食すれば，年中の疫氣をのぞくと，うけたまはりし，わたまし，うぶやの時 かゆを四方にそゝぐも，このくのふとぞおぼえ侍る。	文部省編修（明治 12 年），東京學士院、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繼續編修，1907 年（明治 40 年）	1/15
22	《古事類苑》〈歲時部〉	〔本朝食鑑 一穀〕十五日赤小豆粥内，同煮而食之，是亦逐疫索福之微意也。〉 十五日 膏粥〔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	文部省編修（明治 12 年），東京學士院、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繼續編修，1907 年（明治 40 年）	1/15
23	《古事類苑》〈歲時部〉	〔秋苑日涉 六〕民間歲節上 十五日食，赤豆粥。《荊楚歲時記》曰：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二門戶。先以楊枝挿門，隨楊枝	文部省編修（明治 12 年），東京學士院、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	1/15



		<p>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挿箸而祭之。《玉燭寶典》曰：正月十五作膏粥，以祠門戶。《潛確類書》引《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即地神，明日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上我，必當令君蠶百倍。言絕失所在。成如其言為作膏粥，年々大得蠶也。《范石湖集》：臘月村田樂府數粥行紱曰，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闔家同饗，云能辟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故名口數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門故事流傳為此。</p>	<p>廳繼續編修，1907年（明治40年）</p>	
<p>24</p>	<p>《古事類苑》〈歲時部〉</p>	<p>〔年中行事秘抄 正月〕十五日主水司獻御粥事〈付女房〉十節云：高辛氏之女，心性甚暴惡，正月十五日巷中死，其靈為惡神，於道路憂吟，過路人相逢即失神，人人令盜火，此人性好粥，故以此祭其靈無咎害。凡作屋產子、移徙、有恠則以粥灑於四方，災禍自消除矣。《月舊記》云：天平勝寶五年正月四日勘奏云：黃帝伐蚩尤之時、以此日伐斬之，其首者上為天狗也，其身者伏而成蛇靈也，是以風俗，此日亥時煮大小豆粥，而為天狗祭於庭中案上，則其粥上凝時，取東向再拜長跪服之，服者終年無疫氣也。又俗諺云：草繫卜云リ，故者，草束此蚩尤之身者，是以草束家則竊取草束，而於家內密所藏置，則其家者，當年之內終無疫者也。七種粥 小豆、大角豆、黍、粟、藁子、薯蕷、米。《延喜》主水司式云：正月十</p>	<p>文部省編修（明治12年），東京學士院、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繼續編修，1907年（明治40年）</p>	<p>1/15</p>



	<p>五日、供御七種粥料，米一斗五升，粟、黍子、稗子、藁子、胡麻子、小豆各五升。又云：白穀、大豆、小豆、粟、粟、柿、藁子、〈代大角豆〉 此事見二九條殿御記、并外記記一云々。《御記》云：寬年二年二月卅日丙戌，仰善曰，正月十五日七種粥，三月三日桃花餅，五月五日五色粽，七月七日索麩，十月初亥餅等，俗間行來以為歲事，自今以後每色辨調宜供奉之。于時善為後院別當，故有此仰。</p>	
--	--	--

紅豆，在日本又稱為小豆、赤小豆、赤豆，經由日本學者戶刈義次、菅大郎、永井威三郎等人的考證，大約在公元三至八世紀（三國至唐代）間，由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⁶¹在奈良時代（A.D.710-794），紅豆就是農民主要食物種類之一。⁶²因為當時日本強烈信仰佛教之故，禁止殺生，嚴禁肉食，豆類成了唯一高蛋白質的來源，因此日人將紅豆融入飲食文化是帶有宗教背景的。學者崔德卿認為：「日本從古代就開始強調並相信紅豆蘊含著生命的精靈，因此紅豆飯經常用在喜慶的日子」。此外正月十五日，日本有喝紅豆粥的習俗。⁶³其實歲時節慶食赤豆粥，在日本很早就由中國傳入而融合於當地的生活風俗中，由【表二】所列的典籍記錄可見出，日本自 A.D. 927 始，就已有食赤豆粥之歲時習俗，在飲食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日本食粥之節慶融合於上元（正月十五日、元宵）中呈現，且在文獻記錄上常提到食赤豆粥與中國之淵源。此外，由【表 3】的內容可知，日本節慶時粥的活動分別集中在正月七日與正月十五日兩天。正月七日在風俗上為人日，於中國本就有食七種菜粥的習慣，此俗在《荊楚歲時記》

⁶¹ 戶刈義次、菅大郎：《食用作物》（東京都：養賢堂，1957年），頁371-80。永井威三郎：《作物栽培各論》（東京都：養賢堂，1948年），第2卷。

⁶² 渡辺実：《日本食生活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年）。

⁶³ 崔德卿：〈朝鮮冬至的PatJuck（紅豆粥）及其社會性〉，《第九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05年），頁87-112。



及各類方志中已見載錄，然與本文所討論的赤豆粥無關，故先行略過，另待專文討論。

五、食赤豆粥風俗傳入日本情況與影響

有關日本歲時食赤豆粥之記錄都集中於元月十五日上，綜合上述【表 3】資料之內容，可見出源自於中國風俗的幾個源頭，以下試分述之。

1. 保留臘月二十五日食赤豆粥的說法。日本・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歲時部〉〔杙苑日涉 六〕中，引用了《范石湖集》臘月二十五日食赤豆粥（口數粥）以避瘟氣的習俗，此俗與中國江浙地區方志所述無異，但在日本節慶飲食中卻不盛行。
2. 出自《荊楚歲時記》引用《續齊諧記》之蠶神信仰，並加入了黃帝斬蚩尤魂附天狗之說。在《荊楚歲時記》所載食赤豆粥辟共工氏子為厲鬼之傳說，則完全不見於引用，反倒是出現了黃帝殺蚩尤首為天狗、身化蛇靈之傳說，正月十五則正是以赤豆粥祭天狗辟厲疫的日子。《荊楚歲時記》的原文茲摘錄於下：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

按：《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門備之七祠。今州里風俗，是（〈一作望〉）日祠門戶。其法先以楊枝插於左右門上，隨楊枝所指，乃以酒脯飲食及豆粥糕糜插箸而祭之。」《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成，成即就之。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訖而去，遂失所在。成如言，為作膏粥。自此已後，年年大得蠶。」今世人正月十五日作粥禱之，加以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



是則為蠶逐鼠矣，與《齊諧記》相似。又覆肉亦是覆膏之理。石虎《鄴中記》：
「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⁶⁴

在日本歲時文獻中，貝原好古《日本歲時記》、三田村鳶魚《江戶年中行事》、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歲時部〉〔秋苑日涉 六〕等都同時提到了正月十五日做豆糜祀蠶神的來由。然在《荊楚歲時記》中以白粥祀蠶神原為祈求蠶事順利與豐收的習俗，傳到了日本之後卻已加入了以赤豆粥祭天狗辟厲疫的傳說，而這樣的傳說則分別見錄於三田村鳶魚《江戶年中行事》、《滿支習俗考》、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歲時部〉〔世諺問答〕正月及〔年中行事秘抄 正月〕十五日之中。其中貝原好古《日本歲時記》、三田村鳶魚《江戶年中行事》的天狗祭援引來自《世風記》的敘述，《古事類苑》〈歲時部〉〔世諺問答〕正月及〔年中行事秘抄 正月〕則加入了黃帝斬蚩尤魂附天狗之說法，且在〔年中行事秘抄 正月〕中還特別提到其出處來自於《月舊記》。

在日本傳說中，天狗是民間信仰的一種妖怪。一般認為，天狗有又高又長的紅鼻子與紅臉，手持團扇、羽扇或寶槌，身材高大、穿著「山伏」，背後長著雙翼。通常居住在深山之中，具有令人難以想像的怪力和神通，腰際懸著武士刀，穿著日式傳統高腳木屐，隨身帶著蓑衣以便隨時把自己隱藏起來，也具有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態，在平安時代的《今昔物語集》中更記載天狗會幻化成佛、僧、聖人的形象，或附身於人類身上。天狗信仰，早期出現在日本古書中呈現的是日本人對流星的恐懼，《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三紀錄了舒明天皇九年所見流星的現象：「春二月丙辰朔戊寅，大星從東流西，便有音似雷，時人曰：流星之音亦曰地雷。於是僧旻僧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聲似雷。」⁶⁵另一個說法稱天狗的起源應該是猿田彥，《日本書紀》卷第二

⁶⁴ 《荊楚歲時記》，頁 181。

⁶⁵ 見日本·早稻田大學典藏《日本書紀》十二，頁 11。請求號：リ 05 01940。影像出處：



〈神代下〉云：「已而且降之間先驅者，還白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其鼻長七呎，背長七尺餘，當言七尋，且口尻明耀，眼如八呎鏡，而赭然似酸醬也。……吾名是猿田彥大神。」⁶⁶天狗在此已脫離了流星的自然形象，在猿田彥身上成為明確人格化的神，而鼻長七呎、眼如八呎鏡、面色紅如酸醬的長相，也與近代日本崇拜的天狗之形象近似，只差背上尚未長出翅膀而已。在中國，古人將天空奔星視為大不吉，所以把彗星和流星視為凶星，天狗就成了凶星的稱謂。《史記·天官》載：「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⁶⁷把天狗當作民間傳說中動物的，最早見於《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于蕃澤。其中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⁶⁸在日本的傳說中，天狗有許多的由來，有取自民間山神的、有與佛教融合的，但在與正月十五食赤豆粥結合之風俗上，卻溯源於黃帝殺蚩尤首為天狗、身化蛇靈之傳說，可見出中國在飲食文化上對日本深刻的影響。《滿支習俗考》，是一本由日本井岡咀芳對中國東北滿州風俗所做的調查紀錄。在日本流傳正月十五食赤豆粥的四種起源中，除了祠蠶神外，井岡咀芳觀察到了蚩尤は極惡で黃帝と戦ひ、高辛氏女、共工氏之子死の三種習俗，且以黃帝殺蚩魂化天狗的傳說流傳最廣。

3. 以赤豆粥祭高辛氏之女之習俗，則是中國信仰的另一轉化，這樣的傳說分別見錄於《滿支習俗考》、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歲時部〉〔二中歷 五歲時〕、皇典講究所及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歲時部〉〔年中行事秘抄 正月〕十五日之中。高辛氏即為中國傳說五帝之一的嚳，《史記·五帝本紀》謂「高辛立，是為帝嚳，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索隱》云：「宋衷曰：高辛、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i05/ri05_01940/，2019年3月5日查詢。

⁶⁶ 同上註，《日本書紀》二，頁10-11。

⁶⁷ 《史記會注考證》，頁1873。

⁶⁸ 〔晉〕郭璞：《山海經》，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90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頁215上。



地名，因以為號，譽、名也。」傳說帝嚳繼為天下共主後，共工氏實力強大，對嚳繼帝位極為不滿，憤怒得用頭撞擊不周山，使天柱折斷，大地斜向東南，並進而發動反叛。帝嚳下令火正黎帶兵平定共工之亂，失敗而回。帝嚳處死了黎，以黎的弟弟吳回繼任火正，再次領兵對付共工，最後平定叛亂，殺了共工氏。在中國正史中提到高辛氏之女的是繫瓠傳說，《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中曾提到犬戎之寇為亂屢攻不克，為平亂高辛氏以許女為妻酬賞，最後帝畜之犬繫瓠銜犬戎之將吳將軍首級歸來，帝不得已，終乃以女配繫瓠。⁶⁹在正史中高辛氏之女死於何時並未交代，更見不到其性好食粥的紀錄。

在中國另一個提到帝嚳之女（高辛之女）死的說法，是出現在《荊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迎煎神紫姑條下杜公瞻註引用《洞覽》的話，其云：「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並占眾事。是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半，可以衣見迎。』」⁷⁰在此段敘述中雖明言帝嚳之女死於正月半（十五日），但其作用在於預卜當年蠶桑之事，依然與死於巷中且性好時粥無關。然嚳之女正月十五日死後為惡靈之說，到了日本卻突然成為了歲時風俗，又加入了以赤豆粥祭祀之信仰。回顧前文考述中國食赤豆粥來源時，曾提到正月十五日「送窮」祭粥的風俗，二者相互考證下，可推知「高辛氏之女」即為「顓頊氏子窮蟬」，死亡的時間都在正月、地點相同，食粥的喜好亦相同。據此可推斷，日本歲時文獻中引用的資料，不是未明出處的誤引，就是刻意區別與中國差異之轉換，這又是文化傳播中與異質文化融受之例證。

⁶⁹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繫瓠。下令之後，繫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繫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皇帝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繫瓠。」見〔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頁2829。

⁷⁰ 《荊楚歲時記》，頁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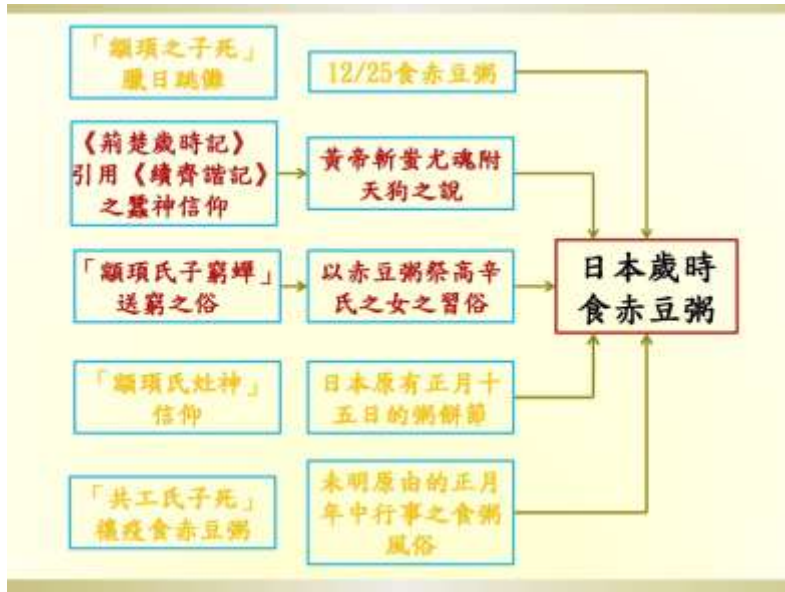


4. 日本原有正月十五日的粥餅節。正月十五日為望粥之節日，在當日食「望日之粥」可以避除邪氣。在習俗上還會以煮粥之薪木敲打女性腰部，則可望未來能生男孩。日本・山東庵京山《五節供稚童講記》、三田村鳶魚《江戸年中行事》都引用了清少納言所著《枕草子》之典故，可見出其俗之來源依據。
5. 未明原由的正月年中行事之食粥風俗。在《古今沿革考》、《增補江戸年中行事》、《朝野年中行事》、《新しき年中行事》記載的為正月七日人日食粥的習俗，此俗其實亦源自於中國，《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翦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以頭鬢，亦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⁷¹，傳入日本後仍保留原食七菜（草）粥之風。其他的資料，大多僅交代正月十五日食粥或供粥，未明言其風俗之由來，包括《延喜式》、《土佐日記》、《增補江戸年中行事》、《青陽唱詠》、《東都歲事記》、《東都遊覽年中行事》、《守貞謾稿》、《朝野年中行事》、《新しき年中行事》、《習俗歲時記》、《古事類苑》〈歲時部〉引〔本朝食鑑 一穀〕等。

基於上述之推論，筆者將日本食赤豆粥之歲時風俗簡要歸納為以下【圖三】之內容：

⁷¹ 《荊楚歲時記》，頁 180。





【圖三】日本食赤豆粥之歲時風俗

綜觀上述的討論，可見出日本食赤豆粥之歲時風俗，除了本地既有的習慣外，主要乃是承繼於《荊楚歲時記》中蠶神信仰，並將中國黃帝斬蚩尤及鑿伐共工氏的傳說進行了轉化，再與當地天狗信仰及供粥節等習俗結合，回證於中國根源食赤豆粥的習俗紀錄，共工氏之子死為疫鬼之說可能才是日本正月十五食赤豆粥「避疫禳鬼」習俗的原型，這樣的看法由日本類書《古事類苑》的〈歲時部〉中曾多次提及的情況可得證，反觀黃帝、蚩尤、天狗之連結在中國本土的風俗或傳說上則找不到佐證。其次，再以黃帝殺蚩食赤豆粥可以避疫禳鬼之說，當與前文所述中國顓頊、共工之習俗與傳說比較，可見出在防止鬼祟上之成因相類，此點在《滿支習俗考》所言「共工氏なる者があり、其の惡息子が或年の冬至に死んで疫鬼となる、處が此の息子は非常に赤小豆を畏れてるので十五日に赤小豆を粥にし食し疫鬼を穰ふやろになった」，也得到了相同的看法。除此之外，還可能改造了「顓頊氏子窮蟬」之送窮習俗，並創造



了高辛氏之女之粥祭的神話，成為另一特殊之歲時飲食文化。

在中國方志中並無上元食赤豆粥之記錄，於前文之剖析中可知，日本上元的食粥活動是承繼了中國《荊楚歲時記》引用《續齊諧記》於12月24、25日之蠶神信仰，然其食用的方式卻又發展出個別之特色，以下僅摘錄兩段文字以證：

元日と同じく、戸をとぎす。また三都ともに〔注：三都とは、江戸、京都、大阪のこと〕、今朝（十五日）、赤小豆（あずき）粥を食す。京坂は、このかゆにいささか塩を加う。江戸は、平日かゆを食せざる故に粥を好まざる者多く、今朝のかゆに専ら白砂糖をかけて食すなり。塩は加えず、また、今日の粥を余し蓄えて、正月十八日に食す。俗に十八粥と云う。京坂には、このことこれなし。（日本・喜田川守貞《守貞謄稿》）

正月七日は三都ともに七草粥、十五日は小豆糜なり。京坂、あづきかゆには塩を加え炊き食す。江戸は塩を加えず、炊後、専ら霜糖を加え食す。これ常に粥を食し馴れざるの故に、糖味を仮りてこれを食すなり。（日本・喜田川守貞《守貞謄稿後集》）

由上列兩條資料可知，京坂地區在調理赤豆粥時需加入鹽來烹煮，而江戶地區則在食用時會添加白糖調味，同樣的習俗信仰，在日本國內即有不同的食用與烹煮方式。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食赤豆粥的歲時風俗也曾經由殖民的管道傳入台灣。由於日人遇喜事、祭拜，有吃紅豆飯之習俗，而小豆粥是日人普及化的食物，其作法就曾特別出現在台灣《婦人家庭》雜誌烹飪食譜專欄中，專欄對小豆粥的敘述如下：「初春行事，我國正日所行儀式。古來其種類甚多。茲以現今普通者。略述如左。小豆粥於正月十五日食之。先於前夜煮熟。翌朝雜粥而煮。小豆粥之中。雜餅煮為例。謂為粥柱。



是事創自寬平之間。」⁷²

至於食赤豆粥的風俗如何傳入日本？據筆者的推論，應該是由長江下游的江浙地區藉由海路傳入日本的。由於在中國方志中，找不到華北、東北歲末食用赤豆粥的風俗紀錄，而在朝鮮的歲時文獻中食赤豆粥的紀錄主要是在冬至，這又與日本不同，因此應排除借道朝鮮傳入日本的可能性。由於在華北、東北地區未見到任何赤豆粥、飯的方志記錄，可推知在歲時飲食傳播的路徑上是不太可能由陸路流傳到日本，而最有可能的管道即是藉由海路進入了。有關這一點推論，首先可由地理關係上考察。日本鹿兒島縣位於九州最南端，與上海直線距離約 860 公里，上海到朝鮮南端麗水的直線距離更近，僅需 330 公里左右，相較於陸路上千公里還要忍受路途顛頗而言，海路是極迅速、方便、安全之選擇，故於唐代船運發達之後，日、韓之使節與貿易往來多藉海陸而行。此外，吾人可再對日《歲時記》及文籍記錄的時間上作考察，目前日本最早食赤豆粥的記錄為藤原時平、藤原忠平編著的《延喜式》，其內容為：「正月十五日供御七種粥料（中宮亦同） 米一斗五升，粟、黍子、稗子、藁子、胡麻子、小豆各五升，鹽四升，土盤七口、鏡形五口、片盤十口、阿世利盤三口、瓮塙各七口、陶洗盤麻笥盤各二口、臼一口、匏八柄、柏廿把、炭二石。」其次為紀貫之的《土佐日記》，其云：「《世風記》云：正月十五日亥時煮小豆粥，為天狗祭於庭中案上，則其粥凝時，向東方再拜，長跪服之，終年無疫氣なし。」兩典籍之成書時間分別為五代·後唐天成二年（A.D.927）、後唐清泰二年（A.D.935）。以時代推算，日本的記錄都是於唐代航運發達使節貿易頻繁之後留下的，且早於五代時已記錄食赤豆粥的日本，在當時與中國並未有陸路可供頻繁的交流，再配合上述方志中的歸納與地理位置之考察，歲時食赤豆粥之飲食習慣最有可能傳入日本的管道即為海路，且其風俗信仰的源發地就在中國的江浙地區。

⁷² 見漢文日日新報（1908/1/1），〈小豆粥〉。



江浙古屬吳越之地，位於長江下游地區，在當地流行的歲時食赤豆粥的風俗，實際上是以 12 月 24、25 日之「跳灶王」、「驅難逐疫」、「照田蠶」及「口數粥」之信仰為主，雖《荊楚歲時記》所載之共工子為厲之說亦在其列，卻非食赤豆粥之主要信仰來由。就今日方志中的記錄，中國食赤豆粥之歲時習俗，主要是以江浙地區之風俗信仰融合荊楚文化之特色而成的。在傳播的過程中，日本承繼了中國《荊楚歲時記》引用《續齊諧記》之蠶神信仰，表現在元月十五日上元節的食粥活動中，而蠶神崇拜正是盛行蠶桑的江浙信仰之主流，這又是日本由江浙傳入食赤豆粥風俗的一項佐證。風俗信仰能藉著飲食文化的傳播，達到融合活化的成效，可說是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文明之另一成就。

六、結論

本文藉由中國方志之歲時習俗發現，中國食赤豆粥之風俗主要集中於 12 月 24、25 兩日，總計 31 項，其原因與難、共工之子死為厲鬼及顓頊之子死為灶神之信仰相關。至於描述冬至食赤豆粥者有 3 項，分別記錄於《象山縣志》（江蘇省）、《衡州府志》（湖南省）、《永州府志》（湖南省），其中有 2 項（湖南）屬於荊楚之地，與《荊楚歲時記》較為相關。

中國歲末食赤豆粥的習俗，多集中在 12 月 24、25 日掃除、跳灶王、打夜狐、辟厲除瘟的活動上。食赤豆粥的習俗來源複雜，分別涵蓋了顓頊與共工爭帝的傳說、共工氏之子死而為厲的傳說、黎為灶神的傳說、顓頊之子窮蟬的晦日送窮傳說、顓頊之三子「生而亡去」的傳說等，再配合民間的難儀與鬼崇信仰。然就文化起源考察，《荊楚歲時記》與江浙地區之方志中的紀錄，實有地域的上的差異上，分別反映的是長江流域中游的荊楚文化與下游地區吳越文化兩個不同民族與文化的在地觀點。



若由荊楚、顓頊為主的觀點解釋，灶神、送窮、跳土攤儀、食粥的由來，都圍繞在顓頊氏族的事件上，也就是說歲末食粥之習俗當以荊楚顓頊氏之灶神信仰為大宗。其次，基於民俗上的鬼崇原則，由於顓頊的三個兒子全都早夭，並在各地化為作祟的厲鬼，為了禳疫避厲，荊楚之人應合了灶神信仰與歲末「大攤」，定於暮冬的臘月來驅逐牠們，而產生了史傳、方志載錄之風俗內容。

若由吳越、共工為主的觀點解釋，食赤豆避疫厲的地域考察，絕大多數都集中於吳越所屬的江浙地區，且主要的飲食習俗則落在與共工氏之厲鬼與辟瘟逐疫相關之傳說上。就吳越、共工為主的觀點解釋，共工氏之子被認為是為疫鬼的過程，原本不是為害居民，而是對顓頊氏族鬼崇式之報復，反映在風俗上的即是「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的傳說。其次，顓頊氏在誅滅共工氏後，為防範共工氏之疫鬼復仇，便於歲末施行積極的跳攤與消極的祭祀活動，以紅豆為其驅鬼之物則順勢的出現於風俗之中，「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的風俗由來推斷應來自於顓頊氏統領的荊楚之地，而對象正是吳越、共工。及至楚國滅越後，在荊楚文化強勢的主導下，屬於「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的傳說與食赤豆粥可避疫厲的風俗，才被涵融至荊楚文化之中，成為今日所見《荊楚歲時記》載錄「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的情況。基於上述文化上的強勢情況與民俗上的鬼崇原則，屬於吳越、江浙食赤豆避疫厲的風俗，最有可能融入荊楚文化與風俗的時間即在楚滅吳後至梁·宗懷之前。

在日本食赤豆粥之歲時風俗考察上，有關的歲時飲食風俗多落在正月十五日上，其來源主要是承繼於《荊楚歲時記》中蠶神信仰，傳入日本後將中國黃帝斬蚩尤及鬻伐共工氏的傳說進行了轉化，再與當地天狗信仰及供粥節等習俗結合，還藉「顓頊子窮蟬」之送窮習俗創造了高辛氏之女之粥祭的禳話，成為另一特殊之歲時飲食文化。在傳播的管道上，最可能的方式是由長江下游的江浙地區藉由海路傳入日本的。另台



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正月十五日食赤豆粥的歲時風俗，也曾經由殖民的管道傳入台灣。

由上述之分析中吾人可見出，赤豆粥這樣的食物在歷代的發展中，已由止飢之功能，逐漸與歲食節慶之飲食結合，成為庶民生活的一部分，並發展出一套與菁英養生、食療不同的文化信仰。而且在東亞文明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時期，藉著文化的傳播融合於週遭日本的文化中。由歷代收錄食赤豆粥的典籍考察中可見出，歲時食赤豆粥的概念應被置於「庶民文化」的系統中看待，並以文化傳播與融合的角度去探究其發展歷程。

以方志、歲時記建構的史學實證詮釋觀點，對飲食文化之傳播而言是一新的人文研究方向。歷來習以中醫醫食同源的概念，討論粥品對應於病症上之價值，這雖然強調了粥方由古至今存在的食療功能，然卻無法回答因何食粥文化與庶民歲時生活聯結不輟的議題，而此中之關鍵必然有文化信仰之支持。食粥來自於庶民療飢、節費的生活需求，不同的目的食粥需求，則會讓粥品產生不同的功能，因此食粥活動，其實是界定社會秩序的一種形態，亦反映出當時庶民生活的實況。由跨文化傳播之方向考察，即可明確的反推出當時食粥的目的與功能，了解歲時信仰的發源與傳播過程，推究出各種文化在歲時習俗中對食粥內涵之承繼與融合，發掘食粥活動在東亞飲食文化中除了藥、食之外的更多意義與價值。此外在食赤豆粥之歲時風俗承繼關聯與轉變上，可以還看出各文化當時農業、經濟、文化、醫療、工藝等日用生活的實際樣貌。從文化的角度觀察，改變歲時飲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們對食物的喜好，不管在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或是同化（assimilation）過程中，飲食都是在最後才被改變的。不同的族群的飲食習慣原本是各異其趣的，但在彼此間卻能呈現出共同點並明白標示其原因，並藉由認知觀點通過生活實踐表達在歲時習俗之中，這就不是個人飲食喜好的問題，而是文化的認同與承繼關聯。特別是在歲時習俗的飲食規範中，能具體的描述飲



食文化承繼之根由，並明確的道出歲時節慶之文化來源者，即已清晰的表明該文化與母體文化之關聯。所以飲食從來就不只是飲食而已，飲食文化的研究視角還可以包含文化的認同與承繼問題。以方志、歲時記建構的史學實證詮釋觀點，所考察出來的食粥文化樣貌，可避免落入藥、食研究之限制，明確的反映出東亞各飲食文化間經由認同所產生的承繼與融受之真實圖像。

七、參考文獻

-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2月）。
- 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9月）。
- 戶刈義次、菅大郎：《食用作物》（東京都：養賢堂，1957年）。
- 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楚世家》（臺北：天工書局，1989年9月）。
-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於《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古亭書屋，1975年）。
- 宗懔：《荊楚歲時記》，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91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
-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月）。
- 俞正燮：《癸巳存稿》（臺北：世界，1963年）。
- 袁珂：《神話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范曄撰、李賢等注、司馬彪補志，楊家駱主編：《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高明譯著：《大戴禮記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5月）。
- 徐錦泉、陳庚鳳：〈雜糧作物各論 II：油料類及豆類〉《臺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成立20週年紀念專輯》，1994年。
- 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載永瑢、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5冊，子部二三一（類書類）。
- 郭璞：《山海經》，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90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
-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 崔德卿：〈朝鮮冬至的 PatJuck（紅豆粥）及其社會性〉，《第九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2005年）。
- 張紫晨：〈中國麵文化的流布與變異〉，《民俗曲藝》第69期，1991年1月。
- 梁章鉅著、陳鐵民點校：《浪跡三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陳元靚：《歲時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曹庭棟：《老老恆言》卷五〈粥譜·中品二十七·赤小豆粥〉（赤峰：內蒙古科技出版社，2002年6月）。
- 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載永瑢、紀昀（清）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74冊，子部二八〇。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
- 葛洪撰，王明著：《抱朴子內篇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 蔡邕：《獨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

劉安撰、高誘注、劉文典集解：《淮南鴻烈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 10 月）。

應劭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2 年）。

鍾宗憲：《中國神話基礎研究》（臺北：洪葉文化，2006 年）。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典藏重要的影像典籍：

1. 藤原忠平撰（880-949）、松平齊恒校（1791-1822），《延喜式》（東京府：吉川半七，〔出版年不明〕）。日本早稻田圖書館典藏影像資料：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wa03/wa03_01594/index.html

2. 藤原時平撰（871-909）、正宗敦夫編（1881-1958），《延喜式》（長崎町（東京府）：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昭和 4 年（1929））。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號：特 264-319，PDF 影像資料：<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73518>

3. 紀貫之（946），《土佐日記》（江戶中期寫本）。日本早稻田圖書館典藏影像資料：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bunko30/bunko30_e0002/index.html

4. 貝原好古編、貝原篤信補，《日本歲時記》（日新堂，貞享 5 [1688]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號：839-87，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9004>

5. 柏崎永似，《古今沿革考》，（享保 15 年・1730 年）。日本東京・国文学研究資料館藏，日本大州市立圖書館藏公開畫像：

http://base1.nijl.ac.jp/iview/Frame.jsp?DB_ID=G0003917KTM&C_CODE=0364-00610



2

6. 著者不詳，《增補江戸年中行事》（江戸：鶴屋喜右衛門，刊年不詳）（享和3年・1803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京-110，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33820>
7. 三田村鳶魚（1870-1952）著，《江戸年中行事》（東京：春陽堂，昭和二年（1927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565-52，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464045>
8. 著者不明、享保20年（1735年）《增補江戸年中行事》（本石町（江戸）：文刻堂，〔出版年不明〕），日本早稻田圖書館典藏影像資料：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wo06/wo06_03113/
9. 山東京山（1769-1858）、歌川国安（1794-1832），《五節供稚童講釈》（通油町（江戸）：仙鶴堂，天保4[1833]年）。日本早稻田圖書館典藏影像資料：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he13/he13_02378/he13_02378_0048/
10. 齋藤幸城編，《東都歲事記（江戸歲時記）卷之一春之部》（須原屋伊八，天保9[1838]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121-85，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369317>
11. 齋藤月城編（1804-1878），《東都歲事記》（淺草茅町（江戸）：須原屋伊八，天保9[1838]）。日本早稻田圖書館典藏影像資料：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4/ru04_05102/
12. 喜田川守貞著，《守貞謾稿》（江戸時代後期寫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寄別13-41，PDF 影像資料：<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42961>
13. 喜田川守貞著，《守貞謾稿後集》（江戸時代後期寫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典藏，請求記号：寄別 13-41，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92417?tocOpened=1>

14. 井岡咀芳，《滿支習俗考》（大阪：湯川弘文社，昭和 17 年（1942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382.22-I56 ウ，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450571>
15. 今井善一郎著，《習俗歲時記：赤城山西南麓農家の年中行事》（前橋：煥乎堂，昭和 16 年（1941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特 214-552，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453095>
16. 萩野由之著，《朝野年中行事》（東京：博文館，明治 25 年（1892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40-100，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767934>。
另一版本：<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95359>
17. 国書刊行会編，《民間風俗年中行事》（東京：国書刊行会，大正 5 年（1916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330-50 に，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45824>
18. 小林鶯里著（1878-），《新しき年中行事》（東京：文藝社，大正 13 年（1924 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典藏，請求記号：515-99 と，PDF 影像資料：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77129>

